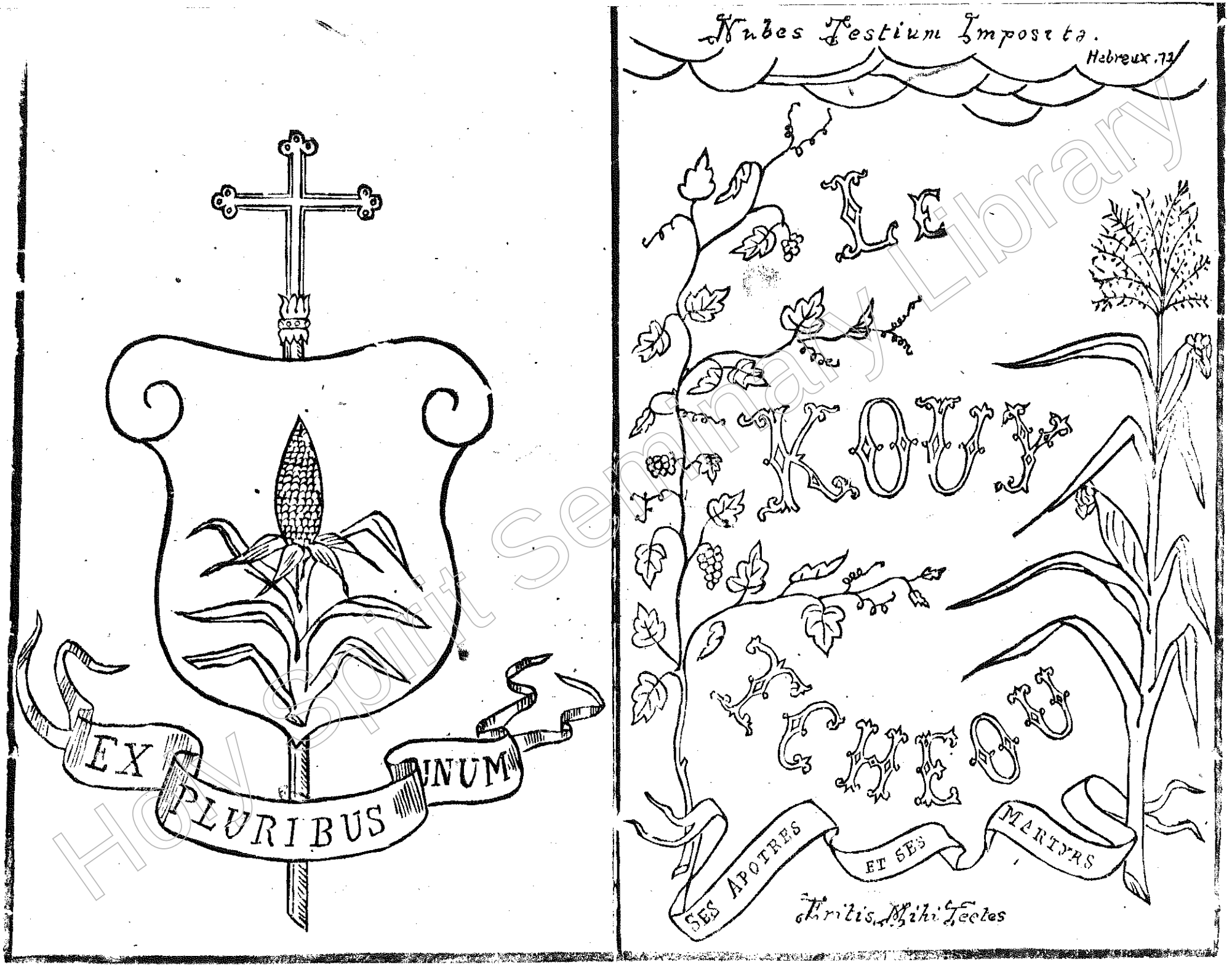
聖諭諸証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九十九年

貴州主教施准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
己亥仲冬月重錄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茲吾人仰觀天地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四時之行萬物之生足徵天主之聖愛如何之重爲我人類備其所需而吾人居天地之間非徒口用萬物以虛延歲月而沒世已耳須思養育之恩尤莫重於此也而養育者猶然不忍忘棄而造化者豈可置之而弗論有是理耶奈乎世人多惑於異俗昧厥本原復爲私欲所牽世物所蔽不知欽崇不履正道蓋上古之世天眞靡昧眞傳未泯依然昭事眞主至後世者則不然異端四起左道遍行

有惑於釋而敬佛氏者有迷於道而崇老君者其所敬所信種種不一眞傳失却良心喪盡是以上主垂憐憫此下民施惠默示西士航海登山不暇萬里之遙披星戴月未辭遄馳之苦始抵我國何方何地闡明正道俾有迷津者指破使其黜邪從正齊心向善無如行邪者反以已之所行爲是而貶他人之行爲非也何不覩我黔疆之地者乎數百年來屢有西士至此地宣揚聖教而其中改舊更新者尤多而仇視教民者亦復不少是以予作此書句句眞實般般可考大抵爲增主之榮而揚眾信

之德矣。設聖教無確據。道理無眞傳焉。能有此等之信友而甘心爲主受如此之苦乎。此書內所載諸信。惟我黔地者有受斬刑而爲証主者有爲　証主而受絞刑者有受他等非刑而去世。亦爲証主者有爲証主方受充軍口外。及本省以致妻離子散與傾家破產者有爲証主不畏侮辱。當衆人面揚明正道。開化異教者。於是黔地爲主証揚之信人。今一一略載言簡俗語。草創數篇。爰之曰黔疆諸証俾後世諸信閱之。擇其善者而效其行。身後共享天國。豈不美哉。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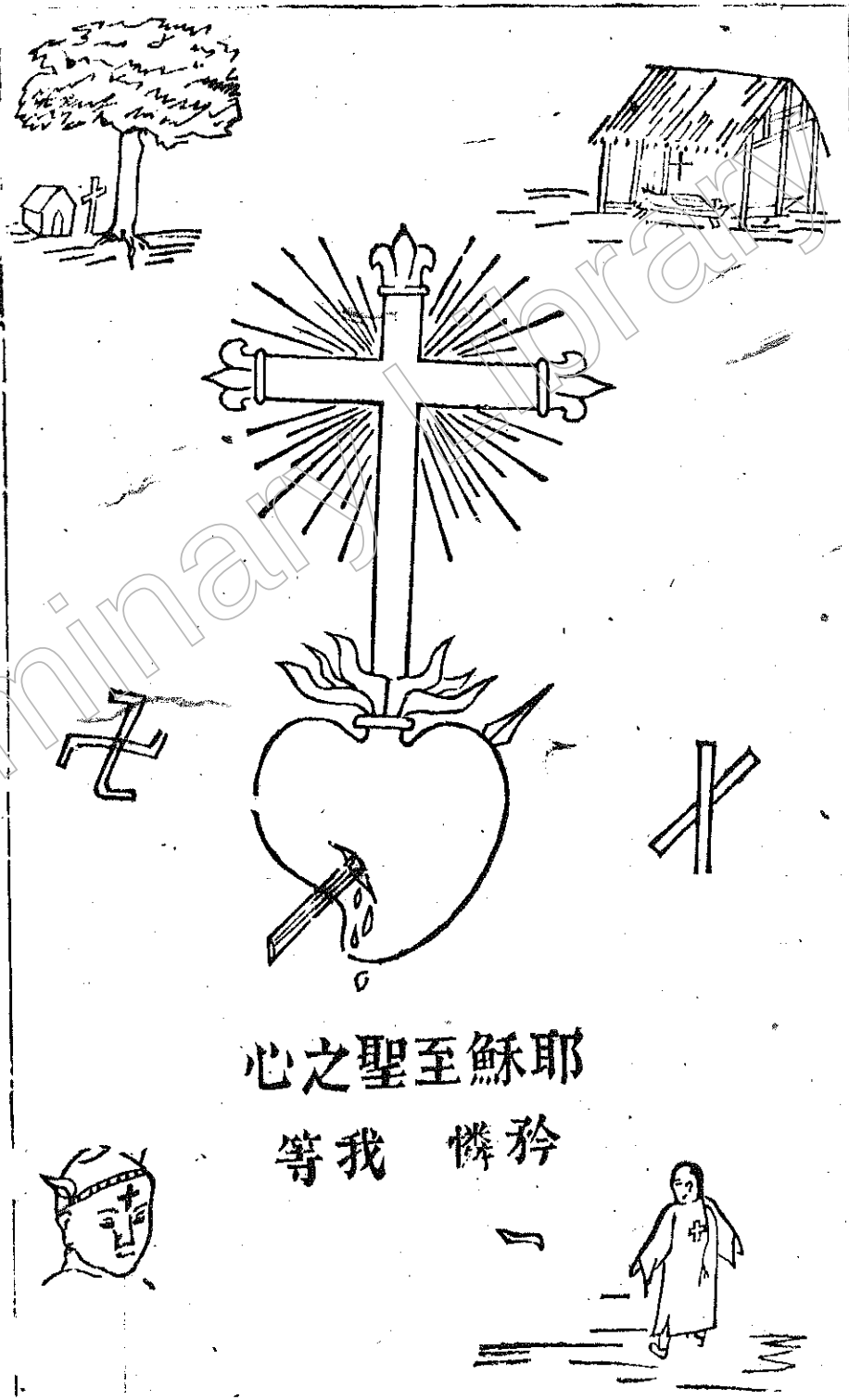
黔疆諸証之書講貴州從古至今教上之事可作黔省教內之綱鑑包涵有由遠方而來傳教者有爲天主受苦者有致命爲天主者畧數百名其中有三位致命之人太歲蒙

教皇良第十三位列入真福之品一名吳國盛一名劉文元一名何開枝定伊等的瞻禮敬伊等的聖髑又蒙貴州主教易定期於三月十四、十五、十六日每日宣講三位真福

之來歷使信輩人等效其善表又敬伊等作主保倘僻鄉遠地有不得聞其詳者特新刊此三位真福之行實若有人欲明黔省昔時教友之善言善行請閱郭牧所譯黔疆諸証之書始能效其言行而進於善儼然可作貴州之聖年廣益焉是爲序

光緒辛丑年三月十七日　　校著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黔疆敬十字說

吾主耶穌發顯聖心於人曰親許何地敬有聖心像者必親降其福自後每見聖心像有一十字架因顯有十字聖架時示於人無窮之愛由此推之黔疆之地亦應多獲耶穌之降福何則緣黔疆之在今在昔屢見有敬重十字架及敬耶穌聖心之實據兼認耶穌聖心愛人之憑即目下教外以十字架爲護符者亦素見不鮮試言之苗族遇病痛患難之際即以布剪一十字架縫於遇難人之背上如桑郎之地有之又見夷族素有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綉十字架於包巾上亦有遇厄人將一十字架懸於死人之頂上復又置十字於社神之下者数事見於安順毛口等處又每見客人遇抱小孩出門偶受驚駭爲避邪事速以鍋底之煙畫十字於小孩之額上即呼曰乖去乖來據上数事雖爲之不識其究竟亦可見他等多以十字爲護符由此推之教外之人伊等所行縱不能考其歸向何以亦得以証前数百年此地必有人傳揚聖教顯明十字救人之能力不然焉能有此等事遺茲或云傳於多默宗徒之門弟或有人傳於唐宋元之時雖終無定論黔疆吾等該依耶穌聖心所許之十二恩內靠耶穌降福此地格外幫伊等祈求開其心明其目俾識十字之來歷乃由耶穌功勞而來共行一轍身後同登天國焉

聖母瑪利亞

爲我等祈求





黔疆之后說

黔省之地立有聖母堂者不一而名之者亦殊試觀省垣城外立有聖母堂一座名之曰吾樂之緣又鎮寧屬亦建有堂一座名無原罪之始胎復有一堂名玫瑰之后在安龍城外亦修堂一小座稱爲黔疆之后何以稱此聖母堂而不取名至貴者而惟稱爲夷蠻地之主保試言之溯自厄娃犯罪之後人類俱陷于萬禍之中幸天主仁慈許了救主之恩要生于童貞聖母踏蛇的頭此言何意明指聖子降生因洪水過後厄娃之子孫散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居各方如竄流之所考厥從來概係原祖母之遺害然雖爲原祖
母方受此困苦患難而默念中亦屢憶救世之主速降來救在
難中者自古至今各方各地猶然不忘天主在地堂時所許之
恩何以証之即黔疆素遇聚談論古之際亦能察其隱微皆知
將來有一婦女奇異生一救世之主除世人之患難論黔地猺
苗獠等類俱屬諾厄次子閩之後裔自打開黑洋大箐住居其
地者畧分三種嘗考外史亦屢見矣苗族之祖亦有爲古帝古
王若教民有法勿致饑寒之處其人即以爲奇生遂云不由人
道而產後有夷族之類概由南路而來中邦亦如是言凡該之
首開基創業者亦曰奇異而生大都云不由人道而生如舜王
西夷之人文王東夷之人后稷屬周邦之祖數人伊族亦云其
母生時無依人道而妊至論漢人亦若是也唐堯及漢高祖等
亦無人道照東華錄大清之祖亦若是據各族之言雖屬子虛
烏有亦得以証之該各族概知將來救世之主不由人道而生
又考黔地之古名夜郎據後漢竹王之生一日夜郎女濯於水
濱忽拾得一竹輒破之內有一男孩撫之及長才學超夜郎之

羣一日嘗從人止於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劒擊石即出水其後竹王及三郎故祥柯羣類贈以敬之至今不絕矣此言見水經注古書據上數事教外之人不能辨其真僞吾人定知其謬不足爲信也但黙省各志屢云何者奇生何者異産據此亦可想見該等縱不能別虛實亦知該等切念救世之主屢屢不忘定由一婦女奇姓而生然此婦女吾信人咸知係童貞聖母也可效聖母之詞萬代將稱爲福者兮雖教外之人多係昏迷吾信該助伊等求聖母大發慈悲使其同心敬主同登天城共享榮樂焉爲此爰之曰黙疆之后爲我等祈



聖若瑟為我所苦

聖若瑟爲全黔主保說

聖教之所尊者耶穌瑪利亞而外則爲聖若瑟其撫鞠之卒苦德行之精純久矣寖絶千古而其主保乎天下佑助乎萬民則固如水之行於地日之麗於天無處而不到者也其所維持保護者豈獨一黔已哉然黔自開教以來屢歷艱險卒獲安全其間聖若瑟護佑之力居多是聖若瑟於黔爲獨厚所以前白鑒收定聖若瑟爲貴州主保一時之敬之愛之者衆信中頗不乏入聖名則以若瑟爲名聖堂則以若瑟爲號其以若瑟爲名者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如眞福徐鑒牧函中所載乾隆末年有黔孝廉王元偕同羅袁兩孝廉北上旋於京師大堂入教受洗返黔之時風波逆作黔地無牧眷顧王元擅專牧權當衆人面卽爲其父代洗取名若瑟又次歲可敬張大鵬亦往婺川會羅牧領初恩亦名若瑟其以若瑟名堂者卽今之北堂是也按此堂於同治初年聖教大行之後重修恢閎壯麗甲於全黔誠可謂黔中第一然其初固隘且卑屢遭毀敗盖當道光十八年風波四起堂遂設爲瓦礫之場白鑒牧於夜間潛往誦經祈佑公默然此堂原聖若瑟之

堂也豈聖若瑟不念斯土哉遂決計於次日稟謁當道重建斯堂當其時信人極力阻之云恐觸官之怒公賴神佑廢而復興是非聖若瑟之力不能爲哉及白公疾篤時信人環侍榻前慰曰明日乃聖若瑟占禮公若緩死須臾豈不美哉鑒牧曰吾生平多受若瑟恩惠諒必留侯隨主聖意果延至次日善終升天況乎嘉慶之初葉道光之末禩黔信屢遭風波或囚之犴狴有配之遠方堂內聖若瑟像亦被差搜去繳官存庫俾及信人受[illegible]同共故此白鑒牧定爲黔主保力勸信人敬奉爲達其患者矣

諸証目錄

巴呂鑒牧　言行　見第一章　Pallu.
都嘉祿靈牧　言行　見第二章　Turcotti.
劉聲聞鑒牧　言行　見第三章　Visdelou.
穆鑒牧　言行　見第四章　Müllener.
亞彼亞立靈牧　言行　見第五章　Appiani.
羅方濟各鑒牧　言行　見第六章　Polttier.
李格高略靈牧　言行　見第七章　Allary.
梅靈牧　言行　見第八章　Mojc.
朱奧斯定靈牧　言行　見第九章　Tchao.
羅宋氏　言行　見第十章
孫本篤靈牧　言行　見第十一章
吳斯德望靈牧　言行　見第十二章　Devaux.
劉加略靈牧　言行　見第十三章　Hamel.
裏方濟各靈牧　言行　見第十四章　Yleo.
蔣金華靈牧　言行　見第十五章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羅瑪弟亞靈牧　言行　見第十六章
甘靈牧　言行　見第十七章
唐若望靈牧　言行　見第十八章
胡世祿　言行　見第十九章
黙信充軍六人　言行　見第二十章
林先生　言行　見第二十一章
廖廷級　言行　見第二十二章
顧占鰲　言行　見第二十三章
康五公夫婦　言行　見第二十四章
勾先科勾先明　言行　見第二十五章
朱必榮　言行　見第二十六章
蕭漢發　言行　見第二十七章
馮添發子喬受　言行　見第二十八章
張大鵬　言行　見第二十九章
黙信充軍二十八名錄　見第三十章
可徹吳國盛　言行　見第三十一章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趙姓夫婦　言行　見第三十二章
旦　枝　五　言行　見第三十三章
婺川信人　言行　見第三十四章
劉瑪竇靈牧　言行　見第三十五章
劉達陡靈牧　言行　見第三十六章
李哥斯默靈牧　言行　見第三十七章
可敬劉文元　言行　見第三十八章
黔信充軍廿四人言行　見第三十九章

何　開　枝　言行　見第四十章
馬　靈　牧　言行　見第四十一章 (bap de Laine,
可敬白小滿　言行　見第四十二章
福女曹貴　言行　見第四十三章
可敬盧廷美　言行　見第四十四章
可敬王　炳　言行　見第四十五章
可敬林　昭　言行　見第四十六章
可敬張有揚　言行　見第四十七章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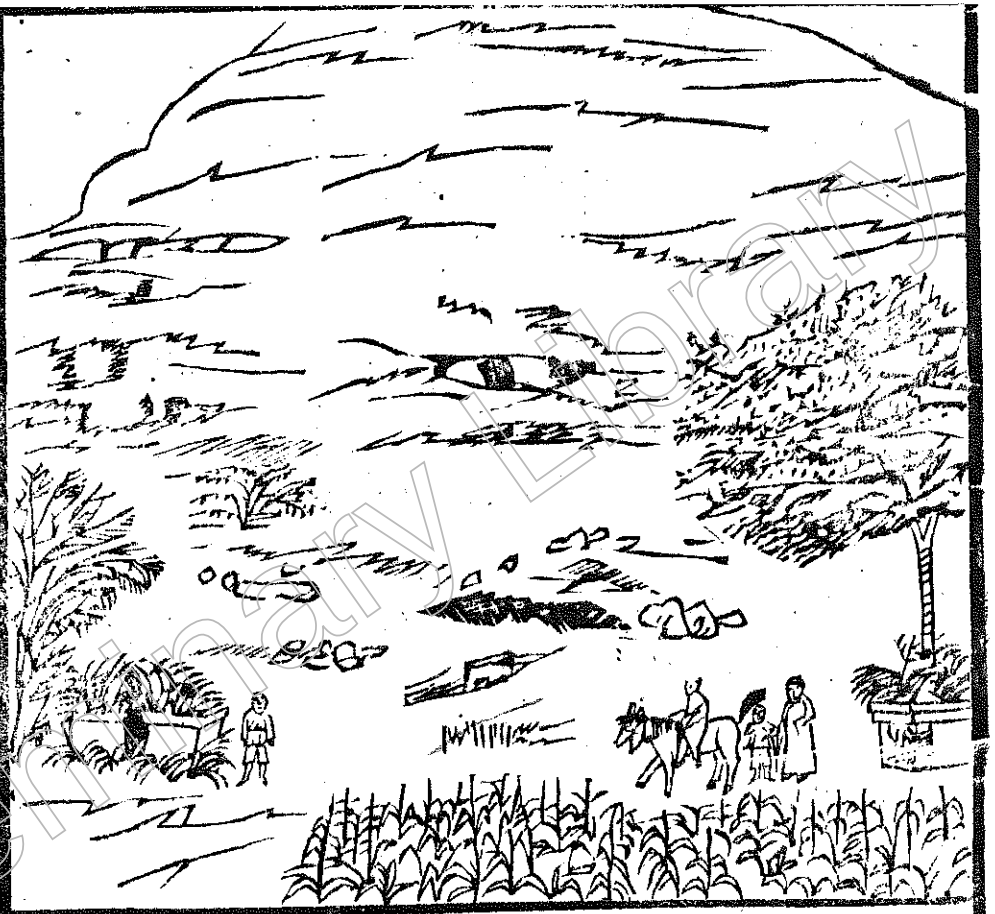
可敬陳章炳　言行　見第四十八章
可敬羅若翰　言行　見第四十九章
可敬王羅氏　言行　見第五十章
可敬文靈牧　言行　見第五十一章
可敬張天樹　言行　見第五十二章
可敬吳瑪尔定　言行　見第五十三章
可敬陳若望　言行　見第五十四章
可敬易貞美　言行　見第五十五章

葉先生　言行　見第五十六章
史信人　言行　見第五十七章
陳若翰及三營信人言行　見第五十八章
白爾當靈牧　言行　見第五十九章
劉多默靈牧　言行　見第六十章
范鑒牧　言行　見第六十一章
白鑒牧　言行　見第六十二章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順治甲午年時永歷十八忠臣被
孫可望所害塟於安龍馬塲堪



皇墓兩所

時在順治十八年臘月初三日緬酋献永歷於三桂還滇康熙元年四月太后王氏安納崩尚書襲奭備宴祭奠王守教規不允是歲四月二十五日永歷及太子被難崩太子聖名公斯當定年十二臨難時即曰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考西史在一千六百六十二年卒於古京即是安龍昔日卜牧之函所去永歷家族隨員入教者亦多矣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昔主耶穌在世時語宗徒曰、自予立聖而公會後、汝等須散普地傳教付洗萬民諸徒遵其命各至四方有多默宗徒者亦至印度國傳教與滇南相近其後升天未能入華自此接踵而至者不知幾許至元朝時亦有數位鐸德及鑒牧路過黔疆爲年深月久未得其詳今可考者於順治間有一巴呂鑒牧係法蘭西國人生於西曆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其後順治丁酉十四年普陞主教特授格里約博里城係在羅瑪城教宗普陞也自此宗牧遂命伊至東京及中華數省之地開化教友然數省者貴州亦在其內矣其居東京甚久復回羅瑪仍至此地於康熙壬戌二十一年西曆正月由東京起程至長壽福建地取旱一路之上尚有數位鐸德同伴而來意欲亦至黔境忽抵摩杆處相去新化不遠俱係閩屬忽於玫瑰聖月二十九日去世升天此乃入中國傳教之首鑒牧也吾人宜記憶斯牧之恩也須思至陞鑒牧及至東土開化信人三復羅瑪路途之間船行步走未知受若何風霜登山涉水難言被幾多之勞苦此牧雖身未至

黔地之處而心亦必恆以此境爲念伊遵宗牧之命忘已救衆捨西顧東但明未受其恩而暗沾惠實無涯矣此地之信人不宜恆記念乎明末清初之際萬曆孫桂王子由粵遁黔順治三年海上舊臣陳尼各勞粵制軍糾多默廣西提台陳路加兵强勢甚幾省歸降單無主繼接由粵到肇慶立號永歷事不諧順治九年從桂林至安龍所改南籠今興義府十八從人被孫賊之害順治十三年過滇去緬甸永歷及子之墓在興郡焉內監潘亞基樓依其師徐光啟熱心恭敬　天主又常勸人信從眞

道朝中多有從者永歷在內其子名公斯當定於西曆一千六百五十年郭牧受洗其妻名革肋納及母親安納亦得聖洗之恩又請蒲牧代獻於宗牧孝敬之心到死敬天主望救靈魂得升　天國此在黔地首從　聖教者之景象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都靈牧聖名嘉祿字天受原係意大里亞國蠻蘭府生長人也。生於崇禎十六年歲次壬午。自幼在堂攻書、精求學問。日累月積。至順治十五年歲在戊戌三月二十五日。始入耶穌會。復於康熙庚申十八年方入中邦駐於粵東省。眷顧教友。引導異教者。黜邪從正。其後在廣州府建大堂一座。復在佛山仍修一堂。距粵東省垣約有六十里之遙。此際佛山處有入教者庶幾有一萬餘之眾。未數年即在新會縣建堂一座。至康熙三十四年之時。奉耶穌會長上之令。委至日本及中邦等處。閱眷會內靈牧。至康熙三十八年。蒙宗牧加補主教特授安德肋城復派至貴州導引異教之人。未及數載。約有信人萬餘。至康熙乙酉四十三年即在玫瑰之月十五日卸世升天。可嘆當年黔省之地。尚無一人崇奉天主。即至清初蒙都牧不憚跋涉之難。風霜之苦。捨甯西而顧東。奉委於黔境。苦居數載。此貴州之教立根之初。傳教之首也。忠年深月久。孔道輒生荊棘。良田遂成荒蕪。信人亦有未知其來歷。是以聊草殘篇。以備覽焉。垂諸後世矣。

劉鑒牧名應號聲聞係法蘭西亞國人自幼入耶穌會獻已終身事主後陞鐸德在康熙癸亥二十二年奉法皇之諭遣送禮物於中華自本鄉起程方至丙寅年始抵京師即檄納餽物時蒙仁宗選入朝內爲辦算學天文地理精微之理在朝勤學華史敏觀書籍是時仁宗視伊高技欲留在朝辦事牧雖榮華滿盈未足其心不如予遊外尋羊而安樂也立意已定即往陝西山西兩省眷閱信人數年在庚午之歲牧在粵地廣州府建立一堂工未落成忽接耶穌會長上及仁宗來令復召回京代辦朝務時有太子聞牧高才即以中國古史仰牧略解其義以顯其智牧一一解明無差太子方垂首順服畢係西來夫子復問牧曰此書之義可合聖教之旨乎曰蓋上古之世符合無差而今華教最繁同流合污不分皂白混雜眞道今無一理符合矣彼時奉旨諭欽派捐修黃河亦遵允之復自思曰予至華地非爲國務而來實爲傳揚聖教不久公事已畢回京交納皇令突遇仁宗身沾瘧疾千方用盡罔效即請牧診脈服葯即愈是時

仁宗無恩可報。在康熙三十年。歲在辛未七月初四日欽賜一堂在宣武門內御題匾對一付至臘月十九日取名救世堂。適牧登堂講道。聞者人山人海。時士庶貧富動志回心入教者不計其數。牧雖受皇工。甯去國務。堅固教友學習聖教要理。受洗者甚廣。劉牧功德漸高。異眾崇正日增。至康熙四十四年歲在乙酉。杜公使奉教皇之令至華、後回羅瑪路過澳門。在京素識劉牧。剛毅過人。即賞授補貴州主教。奈有康熙下召。頒行天下。飭令各官禁止洋人入境傳教。未能閱黔。即辭公使暫詣印度

駐紮。若遇便機。方至黔地。其牧後在方濟各院中。自朝至夕。猶然依依不捨黔信。戀戀難忘。奈事不遂意。惟有常求天主。只願黔省之地。聖教大行。無有阻礙。遵奉聖命。勉力為善。久奈教欲傳而風不息。候至乾隆二年。歲在丁巳逝世升天。宜思此牧身雖在外地。而心常居黔疆。吾人教友該思其牧為我等未知受無數風塵勞苦。今當以牧為夜半之鐘聲。以醒我一生之睡夢也。

穆鑒牧係意大里亞國人。聖味增爵會士。在康熙三十九年歲在庚辰。與三牧自澳門起程。約行年餘方抵蜀省重慶府。勤脅教友。兼引異教者棄邪歸正。其後從正者稠密。牧欲在郡中購房以作誦經之公所。忽被地董阻滯。欺淩受辱百般。牧亦甘心忍之。毫無報怨。於乙酉之歲。諭旨頒行。被官府捉獲。解出外境。自此嚴禁洋人入川地。有時梭行訪拿捕拘。尤嚴。彼時牧實心難捨川黔信友。思盡千方欲來未能。延至庚辰之年。擅步入川依然脅閱教友。開化異教。事奉眞主者甚衆。在乙未之歲。蒙選普陞鑒牧。管理湖廣蜀川兩地教務。代閱黔省屬思南府婺川縣等處信人。在雍正八年歲在癸亥逝世升天。於成都郡。其後遂舉聖多明我會馬牧而頂穆鑒牧之職。代理三省教務。及至乾隆九年歲在甲子。卸世升天。二牧之澤。亦被黔疆吾等安得不常思耶。

亞彼亞立言行

亞彼亞立靈牧亦係意大里亞國人亦入聖味增爵會之士爲伴同穆鑒牧赴蜀省之地眷閬川黔之信人數載在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教皇特派杜公使辦理中華教務但不識華語遂詔此牧伴其左右以便通傳如此駐京都數載復回蜀省眷閬信友即至成都陡然被官府捉獲監禁數久後復解至粵東省依然拘禁獄內忽於雍正戊申六年在獄中卸世升天憶昔黔信雖疎風波屢次不息諸牧頗死忘身挺身至黔爲救眾信

近吾儕黔信亦宜穩其志堅其心始終如一至死不改幾乎庶可謂能體先牧之心也



羅鑒牧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羅鑒牧聖名方濟各係法蘭西亞國人生於雍正四年歲在丙午在乾隆丙子二十一年初抵中華蜀省重慶屬到坍之地至巳卯年、華語精熟、即至黔屬婺川毛田村等處眷閱信人彼時聞黔地亦有數處崇奉聖教奈雲山之阻意欲中止後未巡閱此時牧意實難捨去、即待下次復黔亦可往眷遂起程赴川未久風波四作官府曉諭嚴拘在教者之人尤嚴拿司教之首適值風波之阻未能閱信友特派數司役屢往黔地堅固信根指破迷津至次年在川偶被官府捉獲到案監禁二月有餘屢遭毒手傷身亦甘心忍之延至後次判訊之下當堂画供、即擬發遣、路過萬縣、眾信見牧被獲在案尚無何策可以消釋是時眾信各助銀若干共積成十五兩以爲賄贖牧之需孰知解差見銀心變遂以公文付之一炬擅釋回堂依然閱眷教友在王午之歲牧遣人遞信於粵牧行至中途遂越關津却被巡丁盤查搜獲洋信一函急通文至川訪拿洋人彼時風波大作官府嚴捉牧即逃至陝西八月之久復回眷閱延至巳丑風波復起羅

牧仍匿於陝西之地。是時蒙選補授鑒牧實缺四川。自此尤不能往閱。卽派梅李孫三牧等代理貴州教務。袖領各地信人。在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蒙恩去世升天。意短情長。莫能罄述。聊將苦況之言敘之。以表羅牧之心。愛我等如何之重。但言之可貴者。姑以之啟廸人心。順聖道而入德門也。如此方爲眞賢後於希聖者。必名標千古。垂諸後世而永不朽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李牧聖名格高略係法蘭西亞國人。生於乾隆辛酉六年。於乾隆癸未之年初入遷羅國之地。至丙戌年遷邦與奮子國興動干戈。時斯地人丁力弱失去數地。是時李牧正在論道安慰教友。忽然雄兵踴入堂中。遂將李牧捉獲。即逼銀贖身。否則受鞭笞屢次如此。牧惟仰上主庇佑。後幸減其刑。丟之船倉內。解至奮子國。爲奴數月後。蒙開釋放回。迯身行路。已久方抵中華界址。澳門之地。途遇婁牧。即同伴赴至蜀省學習華語。至戊子年奉派管理川黔教務。在茲數年內。屢往風作浪行。兩省教友多年無牧。堅固友等被謠煽惑多從左道。順俗牧初入黔。見斯輩似木枯槁。安能復生。惟仰主默啟。兼以良言善誘。未久眾信復入會內。一視同仁。依然如故。復勸異教崇正者亦多。內有受洗者八十人。在已丑年回川至金堂縣。往閱信人。當是時忽起風波。地方官捉拿信人甚嚴。李牧急往洞中隱匿。然後及羅牧伴侶往陝西迯身。彼時天氣亢陽。途中汗如水洗。遂坐於溝旁濯足。一時未謹。突被毒蛇噬膝寸步難行。後勉力安步緩行。延至

二十數日傷痕全愈。行抵西安府。駐居數月。候羅牧普陞鑒牧。九月內方回川巡閱。此時主教視其德行越眾。諸務勤敏。即舉爲副主教。代辦教務。至壬辰之年。告辭旋里。欲進修道院。克已復仁。適接教皇旨諭。欽派入大學堂。教授諸生學習各務。將來便宜入華幫辦教務。斯牧辭別未久。在五月之內。黔省官府在教友之處搜獲聖物及書卷數件。彼時即將教友擒獲。解至猓犴。問訊之下。不肯招供。後擬發遣牧回梓里。幸神庇佑。形靈安泰。教讀數十載。在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安然而逝。後遺辯妄書一卷。至白主教初任黔地。即將此書繙譯華文。今係聖教理證是也。其意該爲闢邪說。廸人心使之齊來崇正矣。



可敬梅牧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可敬梅牧係法蘭西國人。生於雍正七年。歲次戊申。自幼性情温和。才德超群。數齡之時。入堂誦讀學問日深。德行漸進。讀十數載。至乾隆二十八年。蒙主招選普陞鐸德之職。時在西邦眷閱教文數載。恰其鄉居教友無力攻誦經文要理。已誤若干子女。彼時牧視不忍。遂施惻憶。諭各村建立義堂。創設新會。倘有教友居僻處無力攻讀者。先派一女長代教數載。經文要理。透徹方入大塾。此會之恩。鄉民共沾。至乾隆三十六年。蒙主佑啟。欲往異地。挽回異眾。同事眞主。斯念初起。即動身往中邦蜀省。暫習華語。至次歲精熟。蒙派至川東貴州眷閱信友。引導異眾。事事遵令而行。稍不敢辭。未數年開化。恭奉眞主者未詳其數。此時黔境亦有教友三百。但無靈牧堅固鑒牧。即派伊至黔省。眷其信人。當時雖奉主教之命。未曾起程。忽前有貴州上游二信人往蜀求牧付洗之恩。領後牧曰。倘近時牧得同路往爾方。眷閱教友。以滿我意。豈不是好。言畢告辭而歸。至三十八年在十字聖榮之日方抵黔界。遂自思曰。今及吾主受苦之日也。恐

將來亦必在黔地有所侮辱乎。行至三日始抵婆川所屬毛田村。途遇便看各村教友。後至毛了處顧一在病者之信人。此地謠言甚眾。牧遂起程仍回毛田村至耶穌升天占禮首公禱日。梅牧正獻聖祭時。突被本村團首楊光國率領數人將梅牧及隨役孫本篤與楊姓教友一并捉獲。當時起程送署。行至中途是夜暫宿。次早即抵城中權居店內。至第三日稟呈。及人一并送署。先訊孫楊二人。重杖監禁。後提梅牧審訊曰。爾乃何方人氏。答予係西洋人也。問到此地為何事。答為傳天主聖教。問傳此教有何益。答為勸人行善。認識恭敬天主。在生有望。死後有福。時邑侯無言訊問偶見牧胸前懸一十字。即問爾身旁所掛之物為何。時有一侍役應曰。此係伊教所敬之菩薩也。答吾人聖教並無菩薩邪神之謬。予所懸之像。乃吾主耶穌。自天降下。救贖普世。故予常懸於懷。為記深恩。官聞此言。即發雷霆。喝役掌嘴五下。罰與二信同禁於獄。次日復提審訊曰。爾果由何關何口進界。於今所落何地。答由何關及落之處。一一實訴並無虛言。亦無妄出言語。累及他人。彼時官游豫不決。恐係白蓮之

教。故用無數巧言嗆哄梅牧。答予非白蓮之教及別邪教。予傳之教。實係天主之教。時官見牧矢志不改。復責數十下。仍禁於獄。當日眾聞牧係西洋人氏。男婦老幼。入山入海爭先觀看。牧雖在縲紲。改憂爲樂。忻忻然善誘人。此時聞者有訕謗侮辱者。有喜悅順服者。其中有一差役姓朱。聞道順服。果係正道。其後已入聖教。普陞鐸德。在內八日。忽然邑侯心驚。恐此這人將來貽患。即與屬下會議。使役暗以巧言勸牧。言係粵東省人氏。因至此地爲謀利等情。答予甯死萬不能妄說虛言一句。時監

提審訊。當堂以祭衣折燬。杖責楊姓五十下。立時開放。將梅牧及孫本篤解回原地。送至蜀界名毛錢山處。解差不欲赴川。抽身回轉。牧及本篤各身回川。一路之上。依然論道。聞者無不順服。至到重慶。閱眾如故。至乾隆二十九年。復來遵義所屬等處看顧教友。此時牧一日在苦像前祈禱。仰求吾主曰。主汝可憐黔地之異眾回頭否。立時苦像微點額。牧猶未覺。復仍求如故。苦像又垂首。其聖面有無數血痕。但此時吾主亦允其所求矣。兼爲顯明梅牧未能久居黔地。此後復回毛田村。數口時有巫

師欲宣聖教。牧無意久駐在此。恐貽後患。仍然入川。時在蜀省繙譯三十三默想。及六十三默想之書。使教友等能效法耶穌及聖母一生之善表。牧一日領聖體後念數久。教友問之曰。牧爲甚念經。如何之久。牧曰因領聖体。前後先宜預備。後該謝恩。教友曰該如何可爲豫備及謝恩之事。後梅牧卽譯領聖体前後經文。俾教友知之。及譯各等讚美。與天堂直路家學書等。代閱教友後回貴州眷顧二次。但彼年高不能往黔。卽稟主教付孫本篤於品級之職。將黔信交伊管理。如此數載力衰病出。至乾隆四十六年復回西邦眷閱信人。至乾隆五十七年歲在癸丑時年已七十有餘。卸世升天。如此可思。牧係何人也。予何人也。無非有敏爲者亦若是也。既求之而得者。吾人亦必能爲之也。但別其尊卑不一耳。誰不能登天域乎。患已不行耳。

朱靈牧聖名奧斯定生於乾隆十一年。歲在丙寅。家住黔省至二十歲。係丙戌入婺川縣署爲役。度活光陰。至乾隆三十八年。可敬梅牧。被差役捉拘禁於獄。梅牧在此。常論道理。開化眾犯。引導群役。彼時役見牧德行最佳。其中朱姓聞道動心。願從教事主。候梅牧禁獄十日。蒙恩開釋。彼時朱姓遂送梅牧出署。有數里之遙。途中請牧論道及至毛田。其地有數戶信人。自此朱姓即以眾往來。常住毛田相晤靈牧。自入教後復在署爲役三載。亦常往信友之處詣占禮。此時雖伊道理不甚精通。其心深恨異端。其有一次朱姓在一廟內。將龕上之菩薩打之粉碎。僧人動怒。欲言朱姓即云。倘爾開言。吾必以爾如汝之菩薩者然。僧人知伊爲役。遂不敢出言。至乾隆四十一年。梅牧與之洗滌堅振之恩。是日係聖奧斯定占禮亦是主日也。當是時即丟署役之職。侍候梅牧。是時牧即以納丁書籍。教伊誦習。其後婁牧見伊性情温和。欲留之侍候。與梅牧言。後亦允之。時婁牧分發教讀納丁書籍。朱姓亦隨牧苦習之。至乾隆四十四年。大饑荒。

萬民嗷嗷兼起瘟疫每日死者無數婁牧及派朱姓往虛州基江縣等處代洗臨危之嬰孩未久太平如故其後靈牧見德行超群欲陞伊之神品於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十日朱姓及蔣若翰齊陞鐸德朱牧年方三十有五自普陞以後即在堂中學習獻祭之禮至次年婁牧欲往雲南繼子之地開化異教事主即先派朱牧至驀越州宣明聖道水陸之上不辭風霜勞苦至嘉慶八年主教令伊至貴陽府眷閱後至廣元縣治理教務在此教誨甚殷道理最嚴然聽告解之時尤極下細考查至嘉慶

十九年風波大作遂與楊牧曰予今年老無力避窘仰牧代求上主賜我剛毅勇敢及忍耐之德俾之克勝此仇以免陷其中矣楊牧聞言即憂慮遂辭別而往他處眷顧眾友未久忽遇重慶府有一信人病中險危祈朱牧顧之即往他方扶助病者後回卬州地界却遇數人問曰爾乃奉天主教否應曰予不惟奉天主之教而且是教眾之首也夥匪聞言迅速至署報之於官後令差役捉拘到案即禁於獄官怜其老邁心中不忍動刑即將輿送牧至成都省交之官署時憐其不能受刑以良言相勸

令牧悔教可保身命。應之曰。或刎頸。及加各端巨刑甘心受之不能言一悔也。官聞此言。呼動巨刑。復令俯伏於地。飭差以杖叩其脛。牧在刑罰之中。常呼耶穌救我。官與牧曰。吾看爾之耶穌能救爾否。答吾之耶穌不惟救我之身。而且以我之身加忍耐之德。能勝諸苦。而甘心受之也。是時官聞之動怒。飭掌嘴八十下。即禁於獄。俟申文詳奪。因朱牧此時已年高老邁。實難當此巨刑。即申文未回。牧在獄中卸世升天。時在嘉慶二十年。四月初一日也。終於六十九歲。宜思昔聖保祿未奉教之先。屢次

殘虐聖教。後蒙主開示。痛悔前非。選爲宗徒。卒爲主致命。而成大聖。今朱牧亦然。伊爲差役之時。亦常捉拘信人。其偕伊同事晉陞鐸德之蔣若翰者。以前亦被朱牧捉獲至署。後蒙恩回頭復陞品級。其終捨身爲主。永享眞福。由此觀之。吾人雖罪至重。不可失望。能決意痛悔前愆。至終必能成聖。而登聖門矣。朱牧平常尊呼趙牧

夫昔黔省貴陽府人民雖廣而無一崇奉眞主盡被異端之迷至乾隆四十年有一江西信人久居垣內即與黔地一友合夥爲絲絲生理然此信人屢以道理導引其夥友後二人至川省販貨順求梅牧爲之代洗牧即試黔民之道理果然精熟即與之受洗其子亦同入教至回黔仰求梅牧令一司役同往以便挽回全家人等牧及趁此機會派羅宋氏及一老嫗途中幸掌主佑全無阻碍至黔數久不惟勸化斯戶人役亦且引導三十餘人入教事主惟其黔地之官多方阻之時值垣盜賊四起異地俱逃回羅宋氏視此恐生事端其心實難舍此新信友終含淚回川然此婦聖名保納生於乾隆八年其親配於羅姓爲室其夫家下富豪設兌換生易早已入教事主時乾隆三十八年不幸其夫亡故自此羅宋氏看淡世物立志爲主即往他方眷顧信友至四十年之際方受梅牧派往黔數月依然赴川自茲愈加殷勤眷閱教友常濟貧人乾隆四十三年川省飢荒萬民嗷嗷官府設廠施粥乞食者人山人海爭先恐後時病亡飢故

者。不計其數。羅宋氏遂趁此時截路代洗。臨危之嬰孩者甚多。乾隆四十九年。即與孫牧往達州等處傳揚聖教。不料謠風四起。偶被官府捉獲。受盡百般侮辱。禁於獄中。與囚犯同處。彼時心甚難安。幸蒙上主護佑。久禁方釋放。後修書於牧曰。予惟願主賜致命之惠也。今受些微之苦難。比吾主所受之苦於萬一。予實無功德。惟代洗嬰孩四十。面甚愧色。等語。嘉慶三年。体敗力衰。突起一意。欲往貴州復傳聖教。即至貴陽遵義新城。潘姓之宅。教習道理。甚有剛勇。常與異人辯論。其有一次異教迎觀音會。在新城婦女甚眾。伊即坐之街亭。談道。自若如無人之境。數久復回黔垣。依然眷顧信友。開化異人。是年四月十三日。忽然風波大作。仍被官府捉獲。及信友十一人。禁之數久方釋。即解至川省。然此時羅宋氏已年高老邁矣。請視此婦衣食有餘。而不念世福。家業富丟於族內。代給貧人。念四海之內皆為兄弟。其為主愛人之心甚切。特至黔省顧眾信屢受諸苦。稍不以辭。如此女流之婦。尚能為主愛人。吾人不亦效此而行。以延遲乎。宜自思之。

孫鑒牧聖名本篤生於黔省遵義府屬之地。其父居世時亦守規依誠。甚是勤敏。忽於乾隆三十七年突起風波。其父恐累他人。遂自投獄。受盡巨刑。皮膚腐粉。苦不堪言。官見此情。即施惻憫釋回。未數日。爲此受刑過重。去世升天。伊母平生克苦極嚴。每至三伏之際。饔飧外。雖甚飢渴。飲食不復沾且虔誦經文。忠信端肅。臨終之際。其子全付聖事。後獲善終。其孃木立加蒙梅牧派至貴州苔閱婺川屬之信人。此際陸續風波被官捉獲。受刑釋回川省。時婁牧復令木立加及合宅移至滇省。旅越州之地。引導異眾。然孫本篤生於乾隆十六年。自幼苦讀。性情伶敏。處心事主。諸德超眾。時有西邦李牧至黔地。苔閱教友及見伊德行可嘉。遂留伊侍左右。自此即隨李牧巡閱各地。時習納丁文册。未幾。數載李牧旋里。將伊交於梅牧代教。牧華語年餘。牧言語通徹。伊與牧眷顧黔信。途中殷勤談道。開化異人。從正頗多。亦至毛田處堅固教友。至甲午年四月初一風波大作。捉獲梅牧孫本篤及信友一人。齊送官究辦。本篤至途中憂心。甚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因年幼識淺。未卜至署以何言對答。牧方慰責曰。惟依上主。宜勇前行。有何慮哉。即決意勇行。是晚途中安寓。次晨解至法堂。邑主審訊片言不吐。呼動刑掌嘴百餘。叩脛八十。即昏仆於地。飾差禁監。次提梅牧問訊一番。再提孫本篤復訊。依然如故。令掌嘴一百。肉破血流牙落。苦不勝道。復禁於獄。禁子見其情形。有似蜉蝣。急採葯治之。協力料理三日。似死復甦。全愈如故。再提訊。口硬如前。喝掌嘴八十。拘禁十日釋出。一役送至毛田村。仍至川省。依然與牧三載。眷顧信人。開化異眾。梅牧見彼才德

超群。於丁酉年蒲月下旬。牧呈明主教。普陞神品。奉命管理黔地教務。癸卯之歲。始至貴定縣。有一書生聽聞道理。略知辛甘。駁論數日。自晤左道。實係虛妄。即棄邪從正矣。孫牧起程之餘。書生送之數里許。牧令伊回。不必遠送。此生應曰。牧尤不遠千里而來。眷顧教友。尚未云遠。仆願送數步而言。迢遙乎。即至蜀省長壽縣。到垻等。開化異人。其從正者日繁。未數載。始至夔府萬縣等地。化異顧信人。復至陝西地界。福州處。勸化左道崇正者亦眾。至甲辰年甫抵達州。訓誨新信友。時忽一書生步至牧

前曰。吾願入爾之教可乎。牧不識其意若何。其後此生忽相晤一龍登之士。以孫牧所言聖教之道。告之於此士復云。吾願入彼教。未卜隹乎。其士聞言意起不良。即至署妄控於官。言聖教叛逆等語。時遇昏仕皂白弗別。遂飾差捉獲孫牧及羅宋氏至案。未分邪正。將重刑杖責。戴枷三月。復提訊逼悔。牧矢志不從。仍禁獄中。忽沾重恙。側人不忍坐視。取保釋回店。覓方調治。時修函稟主教云。予在監病險時。蒙側人保釋寓店。診治賤恙。幸身旁存銀數兩。以此銀仰側人贖擄昏仕。先見其銀。應之曰。諾。殊不知輒生此病漸瘳。復提予審。即逼悔教。予應曰。決意不悔。時觸官怒。喝責羅宋氏嘴掌百餘。鞭笞八十。予受五十嘴掌。叩脛四十。復罰跪一朝。至酉時。予禁內牢。羅宋氏丟之外卞。予知此患。乃主加之補予生平之咎。故甘受之。然論本性實難受之。幸蒙主佑。反以爲樂。此仕實被魔誘。正爲信德之仇。屢次謀害予等。以予禁之牢中。偕無法者同處。其中耳聞眼見者實不堪言。心若刃刺。尤惜羅宋氏及不法等共禁。五中欲裂。惟仰其侄代之邀恩早蒙釋回。則予心不勝雀躍。仰祈主教代求主加

予勇敢而勝此仇至終不能忘也予風聞毒吏決意以吾久禁絕食斷飲命喪黃泉方能介懷等計特修寸楮懇恩順候是際復提之審固執不悛即喝動劇刑後久禁於獄孫牧居內開化數犯同奉聖教亦受聖洗之惠然有同禁信人亦能領袖常給聖事入內數日病仍沾身至十二月初九日在乾隆五十年去世升天是時羅宋氏購棺收殮復販地安葬福哉孫牧在世之時周流不息三番四復受苦百般不可言壯後爲主獄中逝世然無致命之名實有致命之德也黔地諸信宜恆記憶矣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吳牧言行考

吳牧聖名斯德望乃法蘭西國人生於乾隆九年歲在甲子普陞神品以後在本國眷顧教友數載有餘至乾隆甲午年方入印度學習華語延至丙申年言語精通方入中華蜀省之地此時奉鑒牧分派代梅牧管理川黔兩省教務吳牧自來稟性剛決不憚水陸之勞苦及至暑熱之日偶沾重恙即至成都調治乾隆四十八年梅牧回故里即將教中諸務全付于吳牧自承領蒞任後至貴州省垣眷閱一次隨在各地多建學堂廣治眾信至乙巳年外洋初來一牧未領護照官府聞之即剴切曉諭飭差四面訪拿尋踪跡突將封鑒牧及教友數十鎖拿到案問訊之下亦無實供時吳牧見事造次於諸苦況之中懷眾信之憂爰將尺素聊表微忱略曰斯德望乃樗櫟之散材不可彫也惟願上主允其所求可祓官府拘禁獄內免累信友是足我之意近日偶憶耶穌聖言有牧羊之童恆捨身而救群羊時牧之名已揚四野早晚必拘捉未如先捨已身赴省以身自投可息風波及救眾信之妙策也行至十二日方抵成都自投於署時

有初至華之彭靈牧及徐牧依然自投署內吳牧監禁寫信給主教約道予昔已明一誓將來風作自甘替主教爲主致命子惟願上主庇佑鑒牧賜之德壽綿長化及萬方於今必較此世之尊榮不啻天涯之別矣至四月二十二日午刻皇令卽下卽解吳牧及三牧等入京禁於天牢與先獲各省二十五牧同拘一處延至六月三日忽然去世五日之後彭靈牧亦故後與吳牧合葬一穴至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京都眾牧豎立一碑以永垂百代矣細觀斯牧拋親別土數萬里航海而來爲救川

黔滇各省之信輩復捨身監禁廢命吾人三省眾信亦親受牧指破迷津深惠茲須盡其牧意而勉力爲善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劉靈牧聖名加略係法蘭西國人乾隆三十七年始抵印度國教讀納丁書卷代學華語至丁酉年春際華語精明與徐牧至華先抵川省彼時梅牧年邁氣衰屢至貴州眷閱常被兇党擒獲無奈呈明主教即派劉牧辦理貴州教務是年即抵遵義等處眷閱信友此時劉牧言語雖精而品貌行爲有異異眾知此情忽起風波牧恐有累信友故不欲駐於此也遂修書於鑒牧云黔地信人希疎亦可效宗徒傳教時之信矣近在險危要辭信友予心實難舍去今事臨危無奈暫別回蜀在乾隆四十六年夏牧在龍溪縣建造一小堂以作誦納丁之所是時鑒牧特派劉牧至龍溪教讀梅牧携代數生送入塾內仰劉牧訓導未及數日突起風波因甘肅回人逆叛彼時皇上不究其皂白即出上諭頒行嚴拿禁止各教時塾中有一書童之父在伊地爲團首官即出示檄飭嚴拿眾信此紳接示之後暗報其牧得知復引牧及書童各聖物及納丁書卷急匿於信人之處不多時差役果入堂中搜尋全無踪跡時差役明知乃紳董設之妙法

也。郎將此紳解至轅內枷號數月之久。其後牧見此風平浪靜。復回堂中。偶被差役即次入堂。拽掠獲去納丁書卷一本。聖油盒一個。彼時有數信女上前胡鬧差役恐生事端。速將物還趙。此際牧携數生。逃至川省敘瑞府屬落難溝之後。至乾隆五十一年復奉鑒牧派閱川黔滇三省之信人。約有四載。但未能親閱。牧即派數牧代治三省教務。至戊申之年。牧住於落難溝之地。玉体康健。比居龍溪處更佳。牧即選墓另設於此。自後屢遭敘瑞府官員驚嚇擾害數次。牧及諸生欲避於外。幸蒙主佑。即

安然如故。不覺教讀三十三載。門下諸生普陞鐸德者。共二十七位。在此數年內。牧在塾中譯釋公義禮規及各等書卷。每日之間。常以華言解論講習書中義理。俾眾易學。然劉牧才高德峻。而忍耐有效於孩者。然素謙讓於眾人之下。而其德則超出眾人之上也。尤常與隣息事人人遵依。不敢違令。至嘉慶十七年耶穌聖誕前十二日。卸世升天。其後殯葬開熱。建墓輝煌。至甲戌之歲。風波大作。學堂被焚。坟墓折毀。當是時也。觸上義怒。兇党遭重罰斃者五人。後差役歸回在船倉溺死者共十六人。

由此視之可知善惡終須有報。只別遲早而已。至嘉慶二十三年。衆信友遷牧之墓。朝見聖容還如生前。論牧之身不惟生後有眞福之榮。卽其肉軀之體。亦獲光榮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婁牧言行考

婁牧聖名方濟各字德勝係法國人氏此牧情性謙善才智過人自幼苦誦書籍學問日增即在本地應名赴考中取公議賞登龍門連步即陞鐸德之級奉遣在堂教讀數年在乾隆二十九年歲在甲申方過中邦澳門之地駐紮數載至丁亥年李牧至澳門伴同赴蜀奉命派管川東永川縣教務至接任以後盡心竭力敏辦教務忽有一信人素行銅匠技藝佃他人之舖安身一日命在旦夕即求靈牧扶助此時佃主遂起不良假意欲與牧相晤牧不識如何故未覩面佃主面愧即用千方嗆掣後獲經卷一部將此書妄控後以婁牧與楊安德肋及數信人即拘入署時升堂審訊官疑牧乃白蓮教首呼動巨刑敲問答予非白蓮教吾實語汝予乃外洋之人至此非爲他事乃爲傳揚天主聖教勸人修身爲本除邪從正也官聞實供乃外洋之人恐陛下得知疑予受賄私放洋人入境畏將來降罪即尋善方嗆牧言非洋人亦非傳教至此孰知牧矢志不諱言後差禁獄中時官見此案其初如履薄冰未能了局即解朝省仰上司定

若此其可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蔣金華言行考

蔣金華聖名若翰住於婺川屬毛田之地生於乾隆六年其曾祖蔣朝清係江西人氏初入貴州乃居於沿河司邵家堡後移至毛田村所生二子長名士龍次名士元長子後娶甘家坪尤姓教友之女爲室完婚之後勸其弟亦同入教後其弟全家崇奉眞主士龍生子六人惟三子及四子入教其金華者三子之子士龍之孫也自幼苦讀略識書義即舌耕度日後娶一妻未獲嗣續後其婦病故至乾隆三十七年忽起風波金華即被官府捉獲律擬徒四川數載至次年梅牧遊方巡閱突於甘塘風遇黔信問徒於此牧即慰曰爾等無慮但受此苦惟傷其身實不能害其靈也一信應曰吾儕即被此酷刑予甘心忍之復在牧前讚揚金華之德最高牧聞此言有意收留同處奈徒期未滿候數年期滿釋回牧巡閱於毛田帶伊赴川至梅牧年邁時即在吳盧教金華及數人納丁書籍其有一次魔負一靈哥梅牧令伊驅鬼果退之時在河邊有一年少人被魔纏身瘋狂至極仍令其逐之魔急退之乾隆四十三年米糧價昂人民饑故

者無數此時梅牧派伊四方尋找在危之嬰孩爲之代洗途中偶遇賊數十人截道掠劫彼時蒙神激動賊意夥匪自嘆曰此乃爲善之士不必陷伊回塾自思曰吾年已去難識書義即不欲攻讀納丁牧識伊被魔誘即勸戒之使其勤勉功勳伊亦遵令而行至乾隆四十五年之時牧修函呈明教皇云塾中諸生惟金華中年已過難誦納丁其功高德厚亦可使之在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內金華蒙陞神品復入塾內學習獻祭之禮數月之久方出門眷閱是夜宿於竈門土空屋內因此房魔常現形

驚嚇於人此地無人敢居至次年正獻祭之時空中忽墜一鉄約重千鈞自此魔退自壬寅聖母聖誕日突遭到垻虐董誣控彼時重慶郡侯飭差捉獲信人數十名塾中掠空彼時蔣牧及梅牧匿於木洞後避於長壽縣時梅牧即派伊轉回貴州待風平浪息方回川省至梓里時常宣聖道乾隆五十五年因省垣信友付信於蔣牧曰黔垣亦有教友二十數人仰牧至此以眷顧之但八年於茲無牧至此矣蔣牧所閱信人甚多未及周全即派冷會長至他地也癸卯之歲梅牧回帮蔣牧及孫本篤靈

牧眷閱四川及黔之信友至乾隆五十八年蔣牧因目不明即在龍溪安身代顧近者之病人至嘉慶十六年去世升天矣凡人生斯世有爲何事雖士農工商如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然蔣牧年已而立方入學堂但功高德厚及恆容之德方普品級斯牧在生之時所居之屋以至今猶存爲謝姓所居也伊地之人亦常追究牧之德行而念念不忘也其家族之子孫麟趾呈祥恐教友不明其跡特草數句以証其牧之德俾諸信眾而倣此牧之爲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真福徐若望牧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羅牧聖名瑪弟亞係川省邛州人氏自幼入堂攻書性情溫厚才德超群彼時長上靈牧見其才德兼全即遣至暹羅國納丁學館攻誦格物在他地數年在堂偶遇風波復被隣邦擾害後移至印度國仍入納丁塾內苦讀數載蒙神師指示公議誦畢方回蜀省幫辦教務代待候眞福徐鑒牧八載有餘至乾隆五十年羅牧即普陞鐸德分發四川重慶府管理教務抵乾隆五十九年代看黔省教務眷顧信人其有一次初抵黔屬婺川各處即派司役四方傳道引導迷人時有一司役遊至龍平場開化吳國盛及數十戶教友時羅牧不辭勞苦往各地眷顧又至省垣貴陽府復至遵義屬躲靜岩之處堅固劉姓至嘉慶四年正月內牧由婺川至龍平行至中途輒遇一信人言距此不遠名黃魚江亦有一王姓者初入聖教因奉教已三年矣從無一牧至他處牧即依此言而行及至王姓此信爲伊地入教之始也彼時亦有數處開首入教矣有一地名鼠羊場有一李姓係彫木偶之藝後至滇省爲藝與人放一大樹此樹即倒壓斃百

餘人。惟李姓雖亦被傷未斃。而人事不省。有如夢中。卽見二所。一係有多人受刑。一係有多人享福。伊欲至享福處。遂有一人阻之曰。此地惟奉天主之教者能居此處。時李姓如夢呼醒。自茲卽篤奉天主教者尋之六年。突至川省永甯縣在此入教事主領洗後回已宅以龍上邪神俱燒毀。時人不知其情。猶以爲瘋症。此李姓鼠羊場進教之首也。牧亦眷之嘉慶八年牧至遵義郡中。眷顧信人。忽被官府捉獲監禁一月。解回川省。時牧已年邁体衰。不能眷黔矣。卽在川眷閱數年。至嘉慶二十三年若瑟月初八日。有一侍候牧之信人。其心圖牧之財。呈之於官。忽然風波大作。卽在永川處捉獲羅牧及楊牧俱送到案。楊牧初至。卽受重笞。惟羅牧官怜其年已老邁。難當巨刑。未曾受責。官以善言誘牧悔之。羅牧不惟不從。反以道理引動於官。後惟監禁數久。律擬發遣伊梨。餘有二牧同充。不料行至一月之久。卽在道光元年二月內途中去世升天矣。然羅牧在生之時。才德俱備。而徐鑒牧亦欲選之爲副主教也。吾儕宜憶此牧。不辭跋涉。爲善誘人崇奉眞主。屢在黔受盡諸苦。至年老力衰。時復在

川被兇党捉獲。定之發遣伊犁。牧令已重榮光之域也。吾人不宜隨步跟行。以從之乎。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夫考點省入教之首地。卽今婺川屬甘家平是也。至茲已二百有餘年矣。當初甘家平之地有一尤姓係累教者。後娶川省一信人之女爲室。自此尤姓亦同入教。崇奉眞主。復勸化數姓人去邪從正。卽蠻子岩冷姓田沙坝秦姓文姓住毛料袁姓住皆各山何姓居毛門毛田蔣楊二姓也。其有甘姓住於甘家平。然甘姓入教已在各姓之先。此等諸姓信人皆爲尤姓所開化也。此地信人已言甘家平之地。普陞一靈牧。然此牧聖名瑪竇。於乾隆四十年之時。梅牧至斯村眷顧教友。遂見甘瑪竇性情可佳。略別事務。卽携之同處三月。後遣至印度國納丁學館。苦誦數載。復回川省至乾隆五十三年。普陞神品。領受鐸德之職。鑒牧分派看顧教友。然甘牧之姐亦立志守貞。在廣安州地教習女子經典道理。至乾隆五十四年風波大作。衆信人避。然牧之姐後於避於重慶之地也。至嘉慶八年。徐鑒牧行文於川省衆牧聚集於重慶府。會晤彼時貴州全省約有三牧管理。其東方各地派羅瑪弟亞眷閩南入趙奧斯定管治。西乃甘瑪竇眷顧。

至嘉慶十二年甘牧去世升天因年歲久遠忘其踪跡特草敬行而記其行以備覩覽焉昔時聖教艱危未建學館誦書綱丁文册然甘牧亦至稚年不憚水陸之勞苦甯捨梓里親族以至於他邦敏誦書文蒙主招選普陞鐸德聲名揚於四野詣儀垂乎千古吾人已距學塾相近倘在會者宜法此牧而負笈千里以受教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唐牧聖名若望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係蜀省人氏。自幼攻讀嘉慶七年蒙主招選普陞鐸德之職。及抵嘉慶十年始任貴州省閱各地。時牧所看之教友約有十二處。共一千信人矣。然自此至彼。省閱而涉水登山甚是迢遙。兼四方風波屢次不息。實是乍也。黔省風波大作。在貴陽府捉獲教友十人。拘禁於廟內。約禁一百七十日之久。後責打。依然釋放。牧省閱數年。此時亦有數處開首入教矣。至嘉慶十四年在興義府之地。其新入教事主者。共有一百戶。約三百人也。次年此地信友聚集一所。以過聖誕占禮。殊知異人。即以爲有謀叛之意。遂呈之於官。立時府主即至。他處無見實據。惟捉獲五信人。俱枷號四十二日後。齊解回原籍。一信至綏陽。一信至省垣。二信至蜀省也。嘉慶十五年在石阡府之地。亦有五十人。新入教事主矣。次年被官府捉獲二信友。即責打四十。伊等仍不悔也。至嘉慶二十年四處風波尤甚。且連年不休。而唐牧心無所懼。而仍然省閱。有如善牧者之人。倘有一羊失群。必設妙策不畏險危。必至尋獲其意方

足也。後牧至年邁時。在涪州處安身。略記數字。終得其跡也。可觀此牧在此等不甯之餘。捨已顧眾。至今有蒙主佑風波太平吾人宣效斯牧而顧他人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胡世祿言行考

昔日黔信素稱胡世祿爲大智殫忠之士也。恐年深亦却斯跡。特草數語以爲証據。夫世祿聖名老楞佐原係蜀省人也。嘉慶元年蜀省羅牧在涪州派伊隨代祭包至龍平處眷閱信友爲先預備待羅牧至此。是年黔垣舉人王正及袁巴爾多祿茂進京赴試。素在京地教堂聽聞道理後及入教。試畢回黔隨帶經卷散給多人。亦有數戶崇奉眞主。時蜀地之眞福徐鑒牧接京函云有黔省數人在京地已入教受洗矣。仰牧往閱之。羅牧聞之未知確否。先令世祿及何保祿至黔眷閱伊信。是年羅牧至龍平眷看教友意亦欲至黔垣。時王正之叔誣控於官。世祿至垣約二三月之久。風波大作。羅牧聞此遂不至垣矣。在嘉慶二年九月內於多默羅之屋。此人係在京地入教受洗者。捉獲世祿同日被拘者教友六人。王正之父心生畏懼。即以銀二百兩買賄俱釋放。惟世祿性情剛勇。官以之久禁伊在獄內開化各方監禁者亦多入教矣。其中有土司二人。係鎮遠府所屬人也。禁至次年端陽始獲釋放。解回原籍至川二月仍至黔垣。宣明

獲已捩之不絕是實也官聞視其言行並非無法之徒不過其志向堅似鉄石吏施惻憶即以良言善誘勸伊出一句悔言可能脫性命相慰百般矢志不從官即遵文究辦定案久禁伊在監二十數年每歲亦常辦告解在內川省信友年年相助伊之銀兩其有王正者雖受世俗之牽引亦常賜伊之衣服等項久禁去世善終彼時顧占鰲送棺收殮至開弔之日眾友齊聲誦經觀者人山人海奢華無比其後安葬於東山樞口之地以至於今眾友猶然依依而不舍也至道光八年六月初三日眾信爲伊立碑一座以揚諸萬代矣近有信友在病者若至墓前取草根或取螺蛳等物煎湯服之能治病疾實百發百中也因信友明識其伊無致命之榮亦有致命之德也今有誠心之信若有所求無不應矣　碑列於后

永　於道光八年六月初三日

光

照　清故顯考胡老楞佐之墓

之　孝男保祿孫伯多祿同立

之宅作爲經堂。未次被獲。卽此次也。不幸羅忠及馮萬粹爲主發遣至依力在此二人亦去世升天矣。惟吉文友文友於達子爲奴。令伊打掃龕上灰塵及整佛堂等工。矢志不從。屢遭毒手。飽打復以之爲畜。文於少子作馬跨騎。倘不能行。卽受鞭重笞。殊知身成勞病。時斯境寇匪作亂。伊等平息有功。幸蒙聖上開恩。盡將教犯釋回原籍。彼時吉文友勞病沉重。不能起行。回籍卽在伊地卸世升天矣。惟劉文元及周洪魁復回黔省勸化多人。棄邪從正。至道光十四年復起風波。二人齊獲。判訊曰。劉文元

久犯引誘多人。奉天主之教。其罪律擬斬。前後受此刑。近世升天。其有周洪魁矢志不悔。其罪仍擬發遣矣。視此等爲主榮光。名証道理。捨已忘身。拋親別土。置身口外。去世升天。如此不遂其情之事。實乃超性之德也。非人力之所能爲。必賴上主之恩。其可也。如照此事主。庶切至終。天主必不負也。

林先生言行錄

近考嘉慶十七年川省徐鑒牧修書至西邦之友內云嘉慶十六年中邦點省興義府屬之地亦有入教者但奉之未及數年亦無牧至他處閱眷風波大作捉獲信人六名捉獲時卽將一信人團首人等將伊打死臨終之時因同時被獲之信其中亦有已受洗者此人卽請一信友爲伊代洗後卽去世然此五名解至興義府署內亦受巨刑卽判有流徒本省者有發遣外省者因徐鑒牧之函未錄被打者之姓名今查此人係川省一信人姓林有子女一雙移至興義府屬馬鞭田之地住居年亦深矣未得其詳在興地專務田園代爲醫理恆論道理開化異教之人彼時被保正商議將林姓捉獲伊亦論道如常衆勸伊曰爾下次不以道理惑人能保性命矣應曰欲予不言道理卽斷予之咽喉不能言語方可止也爾衆雖以予治死日後亦必有人來也衆聞此言欲絕此根俱下手毒打不幸須臾一命嗚呼也據教友之言其子一同致命矣至道光二十九年之際風波復起於興義之邦時張瑛捉獲李先生及數名信友俱禁監候

在內亦常論道善化人役當堂敲訊之下以胡言詆謗不淨之言復阻李先生傳道應之曰欲禁予不傳道必效嘉慶之間馬鞭田之林先生同然必至斷氣方可不傳也官怒呼加巨刑答曰些微之刑不足畏也雖治予命斃矣將來亦必有他人至此而傳斯道也提審數次矢志如前郡主亦無可如何矣復即釋放任其傳授年已花甲有零在咸豐三年去世升天葬於南門外銅鼓山之地因昔林姓之跡難以周知特草徐鑒之函及李先生之口供以証林先生致命之據也自此可見林姓言後之來者實係無僞覩其後之接踵而至者不知凡幾矣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嘆昔黔垣士庶多被邪教煽誘。不幸上主怜憫。偶遇教中信人辯之。前疑盡釋。時有清水教老官聞道回心奉事眞主。拋置在道。自入教後專論道理。闢邪說以崇正道。且堅固信友。其有一次素識清水教廖宅宣講奧理引導於他。殊不知廖廷級者不從其言。彼此參商。遂動雀角之爭。時廖姓之弟壁聞二人言語不睦。急以之分攸。乃問鵬曰。時纔彼此爲何齟齬。鵬即以昔已所行之異端逐一略駁一番。復言精微及各端要理。今二人不和者正爲此也。廖姓以其所言之道辯論良久。即豁然貫通焉。始知所傳實係無疑。後即額點順服也。蓋廖廷級生於乾隆十八年。家住於院塘坎。開設鞍鞾舖。其妻劉氏夫婦夙入清水教。敬佛虔切。屢吃長齋。多戒殺牲。仰生後往西方樂土也。幸遇張大鵬開示。棄邪歸正。惟其室被魔纏擾。有劉姓阻滯未曾同俱入教。後廷級素往勸其室。幸蒙主指示。聞道回心。夫婦同入教矣。熟心事主。虔守規誡。羅牧見其誠心。即以之付洗。自受洗後。愈增誠切。任爲諸事遂意無逆。此時新主唐牧初任黔省教務。

即派伊爲眾信之長。代理教務。一日廖延級正與老長商議。忽起一見與眾語明云。嘉慶五年胡世祿在此地。亦建有小堂一座。以作誦經之所。後被官折毀。自此休也。今者茲地信人日繁。未如將其原基聊草建一小堂。俾信友諷誦公集不亦可乎。言既出矣。奈事不遂意。即從中道而廢。復以周姓之宅作爲誦經之處。時官府風聞此情。飭令差役捉拿廖延級。及十數信人到案。有十人乃爲從不悔者。依律擬流徒本省。惟廖延級面刋天主邪教。發遣依力口外數字。至斯伊如故。虔切並無悔改。如此二載。即抵嘉慶十九年。何開枝亦爲主發遣伊處。後二人共居合夥爲生理。日漸錙銖層集。如逢便機。肅函抵黔。勸戒眾友道令熱切事主。順仰便人付銀於妻兒。至道光四年不幸蒙主恩召去世升天。拋去二子長子名牧。次子名伯。亦皆父職。眷顧信人於道光十四年風波甚至。其廖牧被獲禁獄甚久。後獲釋回。其伊亦未知如何出獄也。然廖伯於道光二十八年亦被獲監禁。後以銀賄差即釋放。視此新進教之友有如此勇敢之德。拋棄妻兒甯爲主發遣。凡有閱此者宜效其萬一也。

顧占鰲聖名保祿。生於黔地。省垣北門居住開設馬店。安寓客商。伊未入教之先肆行無忌。數不守法。嘉慶二三年之餘。有王正在京進教之後。常宣道理。開化異人入教事主。時張大鵬廖延級劉文元丁光祿及數戶已入聖教。時值江西風波甚至。拿獲信人多名。其有一信人陸三公發遣於黔省垣。住於水溝爲兌換生意。素常論道開導異教者。時占鰲聞之。略識辛甘。即回心認主。未數年陸三公在垣去世升天。至嘉慶十六年臘月三十日。陡起風波。官飭差捉拿信人到案。占鰲自甘認罪。硬心不悔。官聞此言。令禁於獄。奏明聖上定之死案。孰知且減罪禁獄候三十年釋放。然上諭開恩減罪而在獄屢受驚嚇。其有一次斬犯之時。解伊同至公堂。使之畏懼。諒必改悔。豈知全無懼色。聽從官府解去。解來復有一次提伊出獄。大堂地面放一木十字令之踐踏。時占鰲不惟不踐。且見十字即俯伏於地。如恭敬者然。官見信堅飭差將伊與犯人同至法場斬首。時問伊曰。爾若悔教。必能保全身命。答甯死不悔。官亦無奈何。仍禁獄在內

三十載。廣誦經講道。開化同獄之人。安慰共禁之友。禁子見伊德行出衆。仁愛甚隹。極其尊仰。復將獄中日用之糧。炙之於伊任其分給。共禁之人無一不尊伊之令也。無一不受其惠也。因彼家道富足。田園甚廣。行年所收之租。盡行哀矜獄中之人及在外貧寒信人。伊在禁中已化犯人數名。進教事主。嘉慶二十年風波尤甚。其妻王氏。捉獲至案。矢志不悔。卽定發遣依力口外。惜哉二十六歲之婦。捨身別鄉。拋去其子。傷慘至矣。其子顧洪發漸長之時。虔心敬主。謹守規誡。後娶可敬王老楞佐之姊

爲室。住於黔垣正陽街。道光八年所生一子。名永生。道光十四年風波復作。占鰲常慰同獄之友曰。彼此信人之靈終必有報。須宜堅信。後解可敬劉文元出監。知死期至。慰之曰。爾無懼。如至法場。卽呼耶穌瑪利亞聖名。不可絕聲。卽能安然而逝。是時顧洪發被獲判問之時。不肯悔教。然效父之勇。與數信友軍於依力道光十九年風波重甚。瑪竇劉牧避於占鰲之店。令旁人不識時占鰲之媳。携孫至獄。望伊豈知一去被官捉獲。卽用木十字令母子踏之。時此子年方十一。不能受刑。受笞二十之下。

苦之難忍含悲踏之占鰲見此情形即嘆息不已及至三四代信根漸衰至道光二十一年蒙恩發遣於粵東姚平縣自署起行途中眾見稱奇及至三牌坊即謝主恩送中男婦信人二十餘名悲泣送行時伊鬚髮皆白極其康健一路論道至大西門眾友叩首悲切訓眾曰爾等熱心敬主救已之靈復誨廖廷級之女曰爾父與予係同庚之兄弟我亦有本分訓誨於爾自此宜加熱心事主日後必享永福予雖在獄三十載爲補吾之虧缺今可算耶穌之徒時已要告別爲主榮光拋去故土眾友慟

淚不舍占鰲泣曰若欲再覩面只待世末齊至天國永遠相見矣即告辭而往時有李科妹同伴而行及至粵省姚平縣是夜被賊盜去衣物銀錢身邊空乏終朝難度設計爲葯生理以資日用官府見伊行爲端正即放心任自去自來並未上緝諒伊必不反每歲常往韶州府領聖事其牧及信人憐伊以衣服銀錢施給於伊承領之後以之復哀矜貧人空身回縣邑侯常與之曰倘爾悔教能回點垣答予如願悔不至斯地矣即在此一命嗚呼終不欲悔也況吾已年邁居世能有幾何官見伊真性

堅剛矢志不移眞乃大忠之士也兩年有餘虔心敬主爲主榮光宣明聖道於道光二十數年內善終升天其朋友見伊身故如未亡者然形容異常通体軟活收殮之後葬於官山立一碑記題顧占鰲三字時粵東信友聞伊已故即修書於黔信吾儕聖人今已升天然占鰲無致命之名實有致命之行也稱之爲聖不亦可乎雖縲紲三十載後發遣於姚平縣兩年之久亦甘心忍受爲主光榮爲立剛勇忍耐之德使眾信而效法之也

昔嘉慶年間教民受害不少。躍忠致命者亦多矣。故略記於剛毅之士以示其心。俾有聞視者而效法也。斯康姓原住於貴筑地境人也。生於乾隆八年。漸長之際。娶熊姓之女爲偶。雖同偕多年無嗣接支。終日翹企不啻瞻山斗之故也。因見孕不成。尤加煩惱。以已所行之雜貨生理。暫息不爲。夫妻共議棄絕世俗。不欲名利。決意入清水教。參禪念呪。虔心事佛。禁戒殺牲。嚴吃長齋。復看淡世事。削髮入寺。暮皷晨鐘。洒掃佛壇。勤爲寺中諸事。幸遇聖教司役。宣明生後天域之道。及各端要理。時蒙神師光照。信人引導及動其心。未幾同入聖教。勤習道理。謹守規誡。如此八載。嘉慶十四年。突然風波大作。教民盡行逃匿。時被官府捉獲數十信人。齊解至署。究辦。當堂審訊。夫妻口硬不悔。惟以巧言推諉。遭供云年六十六歲。貴筑縣人氏。父母俱故。並無兄弟。娶妻熊氏。未生子女。小民收買雜貨生易。本年六月內。患病在家。翻出祖遺經卷一本。念誦一月。病已痊愈。後傳妻子熊氏一同誦習。隨有外甥陳英內侄熊老大並識的呂國才先後

到小的家內看望小的就將患病痊愈的話向他們告知復叫他們一入教陳英敬信允從他們因不識字都是小的親口傳授並非抄給經本今被訪獲小的實止傳授妻子熊氏並陳英熊老大呂國才四人之外並沒傳授別人這經本是小的祖上遺流不知得自何處小的是自己習教實不是張大鵬傳授的亦無斂錢不法之事經本已蒙起案小的既已入教不願改悔是實官聞實供已傳數人入教皆爲教首故照例定案時其妻熊氏解至法堂隨問隨答固執不悔後卽定發往黑龍江彼時

雖案已定宜解至三司處復訊定奪適解過市巷有多人慘傷痛哭彼時熊氏慰衆親曰爾無滯哭刻下吾等已至極美光榮之道也及至憲轅判訊復發禁貴筑定期徒往孰知期未至卽禁獄中去世然康姓已定絞監例秋後處決不貸誰知上諭不允斯案置之不理卽久禁五載有餘至嘉慶十九年在獄去世升天其有所傳之三人呂國才年五十五歲外甥陳英年五十八歲內侄熊老大年二十六歲三人在嘉慶十四年之前已爲主流徒惟熊老大徒於綏陽流至二十七月蒙恩釋回今教闢

麟趾呈祥眞切事主。跟其步行諸正道矣。可讚康姓夫婦如此勇敢捨身爲主。而今之士。如有可以觀其考者。稍效其行以爲之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勾先科勾先明言行考

昔嘉慶之歲。黔信受窘至極。被官府捉拘者亦多。其中有昆仲二人。勾先科明祖籍原於鷄場現山紅之地。後閒省垣覓利甚易。遷於貴陽。素聞信人論道同。其入教事主素守規誡。務識精通多知奧理。不料光陰似箭。數年之久。即勸省垣校場壩數戶異教者崇奉眞主。適聖上受迷。即貶聖教。倒旨禁拿。倘以道迷惑數人者。宜定絞監候例。此爲從刑具甚重。雖加之於伊等。亦甘心忍受。並無生怨之懷。特爲顯殫忠。以揚聖教之正也。忽監提審訊進教之緣由。未能實言。遭供恐累及他人。故以謊言推諉。口供云據年三十四歲。貴筑人氏。父母早故。兄弟二人。並無妻子。兄弟勾先明聽從張大鵬習教。一同犯案。小的向來傭工度日。與王章等同村居住。嘉慶十六年七月內某日記之不清。小民在顧占鰲家幫工。見伊誦習西洋教經典。言可以愈病。小民即在家內念誦經文。有鄰右王章尹德富韓朝貴劉開覺劉開位余文學王黃氏先後走來問小民所念係何經文。小民何他等告知。從來叫他等一同習此教。自此後王章等。亦從小民之

言即以經卷借之王章尹德富等抄寫韓朝貴及他等因不識字俱是小民親口授的今被官訪拿獲小民實只傳授此七人並沒另有別同教之人亦非隨從張大鵬習之教此經本實係向顧占鰲借抄之由已蒙起案小民既已入教至終不願改悔是時勾先明信從已入教矣並未授人同習惟口供不能悛悔即照罪究辦發往黑龍江永不能回籍其有勾先科已傳授七人同入聖教恭敬天主因照章辦理倘有傳授數人不致悛悔者絞監候例定奪仰秋後處決不寬不料自入獄後並無動靜

未卜死生獲全否因久無公文禁監八載有餘彼時年甫不惑即為主榮光宣明聖教之道禁中可獲天域之樂矣再者勾先明究軍於外之時已至弱冠年青骨嫩拋去故土不畏千里之迢遙為主証教由此觀之已可稱為大德勇敢之士也請視人斯世之生誰非由親生乎知由親而生可於宣体親心及親之道而察其本殫忠一片復順其兄以效其善行為主忘身日後享昇平之福豈不美哉

朱必榮言行考

朱必榮聖名額我略。生於乾隆四十六年。原住清鎮所屬乾溝之地。夙與卜氏結婚。素行旅經營覓利養家。時爲商至龍平之地。忽遇可敬吳國盛辯論左道宜棄邪從正之理。彼時伊聽之有音。即置邪說而從正道也。不久轉回梓里。即將堂上所供之邪神一概折毀。在故土未幾。亦化二十數戶同入聖教。時新進之信友有一小女病故。朱必榮集衆爲死者祈求依聖教之規殮葬。彼時朱之姑母目視心厭。如仇人相見。急然呪詈。汲動風波。縱疎辱親。狐假行兇。朱姓尊老暫匿於外。待氣息復回。偶被兇党捉獲。飽拳一頓。方解清鎮縣署內。在嘉慶三年也。然此郡已有十六信人矣。而官民未詳其由。不知誰爲天主之教。朱姓至署。即宣明聖教諸端要理。時差役者無一不專心靜聽。惟縣主不辯曲直。不別邪正。遂以杖重責。雖筆舌亦難敘其數。時在縲紲之中。尤以道理挽回禁子數人。未幾復解至憲審訊屢遭劇刑。昏死數次。並無實供。後依律流徙三載有餘。在思州府之地。亦開化數戶同敬眞主。至道光元年蒙恩釋回。即遷於省垣

猫猫巷之地而今此基以作北堂矣自茲以後常滿本職堅固信友其子漸大道理甚精即頂父職眷顧教友如此數載至道光十四年風波大作朱姓全家避於猪場堡虎慥其子朱仁貴此時亦是會長被官捉獲矢志不悔即發遣依力口外在此三年去世升天宜勸在會者亦盡本職勤論道理善化左道俾其入教事主共登天庭矣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惜哉世人之好怪也不查其端不究其末惟怪之　嘉慶

主屢讒臣世騙故喜邪貶正諭旨通行嚴飭官府紳董禁止入信

教屢受毒害當此險危之秋全無懼色論道如常雖此時爲主

致命者不知凡幾而後之接踵事主者較前尤多因邪正不並

立四野訕謗聖教有叛逆之情即呈之官府原信以爲實剋切

曉諭各地嚴禁捉拿信人惟黔垣之風波比他省尤甚在嘉慶

十七年平越貴定地界有一信人蕭漢發初入聖教三月二十

四在已堂中建設主牌虔切恭誦經典明聲歌唱不久道理日

增尤顯明正道於異人前四方來聞道者多有遵依點額也其

中有昆仲二人羅士舉士耀聞其聖教之道暗喜於懷每日常

詣隣居蕭姓處聽問稍覺辛甘即以已所敬之邪神牌位慨付

之一炬俱入聖教即在四方以已所聞之道逐一傳之各地時

有聞之悅其心者可一傳十矣正值是餘平越州牧楊棨昌風

聞此情合眾商議定奪於四月二十日聚集兵役至蕭姓之宅

鎖拿三人到案初問羅姓弟兄進教緣由彼際固執不從即後

令三人着紅衣坐囚籠解至省城於七月二十日始抵垣地送押至三司處判訊至次載卽嘉慶十八年也秋冬之時羅姓兄弟充軍於外律應三年蒙恩七月之久釋回惟蕭漢發傳授數人不願改悔禁監待交時有馮喬發承受經卷一本朝夕專務略知其味亦同入教至嘉慶十九年風波大作州牧捉獲父子馮姓至案判訊卽吐實供言經卷由蕭漢發所給禁獄復訊再無口供矣久禁待交州牧判後卽以馮姓之供付交於上憲云因十七年有蕭姓引數人入教擅立主牌集眾誦經惟馮添發自執公文投至州轅仰上司詳交定奪後未知如何結局惟蕭姓久禁無音不料功勞圓滿行善全備蒙主恩招安然而逝升天仁君閱者宜切思之以效其行宜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其亦庶乎其可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馮添發子喬受言行考

馮添發原住於平越貴定地界。因先年隣右蕭漢發已入天主之教早晚誦經高聲明念故馮姓亦向蕭姓取經卷誦習如有求必應後亦同入教至嘉慶十九年忽被平越官府嚴拿拘獲馮添發長子喬受及媳與第三子年方十六歲一并被獲長媳之母至署視已女後亦被拘拿當堂判訊馮添發受笞子之刑二次其長子喬受亦被此刑加之三次矣後遭供云據馮添發供年五十五歲平越州人氏販雜貨生理父母妻子俱故兒子喬受同案犯事小的經本自嘉慶十七年三月內小的到素識的蕭漢發家看望卽見他家放有抄錄天主經卷一本當卽翻看可以祈福免災小的把經卷私自取回後因出外生理沒有誦習本年四月內小的身沾寒病撿出念誦果然病癒小的就供天主牌位又教兒子喬受一同誦習因此兒子素不識字是小的口授的今被州主聞訪起獲經本牌位解案小的只同兒子兩人誦之並未斂錢傳徒惑眾也亦沒私立名號至天主經卷實係在蕭漢發家私自取回小的既已入教不願改悔是實

其子供云據馮喬受供年二十歲平越州人馮添發是父親並未娶妻小的隨父親習教並未傳人既已入教不願改悔餘供與父之供同然如此可覘父子理合無差生死無辭少頃喬受自幼幸父教誨勤習經典道理稍覺萬一解至法堂之地父子同心符合矢志有如鉄石不敢悞悔後定發遣甘心受之終無怨言倘仁君視此篇者宜效其爲父之職訓誨兒女熱心敬主勤習道理然遇風波作時至終必能保其信根也爲人子者須效喬受順親之正令牢記其心至終不忘或生或死永不改移其令也由此視之眞千古爲父子之儀表後之爲父子者當以此爲鑒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張大鵬言行考

可敬張大鵬生於乾隆十九年原都勻府人氏家道易度昔未入教謹陷於惡情性端樸專行善事但未悉從誰教爲眞年甫弱冠卽入淸水教嚴戒殺牲克己苦修復習老君之教與他人修齋念佛至四十歲時遷於貴陽設舖於水溝兌換銀錢與王姓合夥爲絲綿生易其歲正逢大典伊弟與王正赴試正在京入教試畢回黔隨帶經卷散給多人故正見伊性情樸直遂給書與之閱觀卒見其理果係爲眞卽貶已行者爲邪輒退步思

之再視教中形跡如何然後從之復聞教內無妻妾之謬因結髮陳氏多年不育方娶妾所生一子自知有禁阻卽以妾嫁於杜姓教友爲室至嘉慶二年崇教事主全守規誡其弟名大學在督轅辦事專念世俗伊挽之入教固執不從卽嗟嘆不已時王正之叔心生厭教搖動風波捉數信人到案王正之父惧之以銀賄釋自此嚴禁舍正從邪大鵬見此景況不便誦經遂分夥各居嘉慶五年伊約信友三人同至龍平領受初恩聖名若瑟自受之後時習洗滌要理自此回里在六廣門外購房一所

去銀一百八十兩作羅牧抵垣安棲之所時年四十有餘住於撫牌坊處自此在嘉慶四年受洗後殷勤論道異教崇正者甚多時弟見伊論道敏勤故心生計設法欲害信人突有白蓮教徒叛逆各官議策彈壓時大學乘機誣控聖教叛逆督問信以爲實即捉獲胡世祿及教友十人時大鵬商販問風波更甚於前故隱於外時伊尤加信德四方宣道在會者無一不遵之然素性厚德不別貧賤若身旁有餘以之施貧人或取富濟貧病者顧之死者代祈之示眾曰凡吾人之功用一刻助終必獲福

也嘉慶九年川省瀘州有一瞽者之信友至黔垣衣食不足即入孤老院雖伊斯文之士不恥往院顧友如此三月院中亦有數十人同奉聖教其中有一友病故及與院中數友殮葬依聖教之規大鵬手執十字前行眾友隨後誦經葬畢院長意起不良假意請伊論道伊知此去必有損即避未投其網惟獲西蜀信友一人解回原郡時垣風波大作信人逃匿未幾平息如故唐牧名若望初任黔垣閱眷殷勤欲以堂側設館教讀爲教眾共沾此益眾樂云牧若如此宜舉大鵬爲長後果如之自承領

後素有異教人遊玩屢以道理化導然在堂尤勤整祭所如此三年常有謠言全無忌憚素慰教友或賜函堅固云風波至世末不絕世人必有一死經曰順逆在主聖意時白蓮教復叛上旨禁教飭差捉拿在教者風聲甚重信友勸其暫匿時嘉慶十六年即往興義府屬馬鞍山論道訓人突聞省垣教堂被官折毀捉獲其子德旺聖名宏當年十八歲及教友十一人初至受刑後即發遣惟德旺年少官視大學之情未加刑具以良言相慰硬心不從云予父身犯重罪今未捉獲予願替父受罪宏官

嘆曰怪哉無奈問徒於龍泉縣詣此兩載安然逝世鵬聞子故傷感不已復回思曰倘子在世不行正道亦增我憂後決意爲主不辭勞苦殷眷教友在斯數年馬鞍山等處亦有數十戶除邪從正者論大鵬化黔地入教者甚衆其定番州亦受伊訓入教者數十戶然在外避匿素往省垣閱友及至款待甚殷衆勸曰近爾之名甚揚於外勸爾仍避荒田如此三年代爲生理時督闖伊落於興義之地即飭大守畫形捉拿時鵬正爲生易突聞尋伊恐累他人辭向他方而去衆信聞言依依不舍伊心似

刀刺。慰衆曰。此爲天主榮光也。含悲而去。初至重慶。衆友視其勇敢虔誠。欲留伊。惟主教不悅曰。吾子何必避此機會速回黔。顧友後遵牧之令。亦無懼切急備領聖事。卽回黔。衆友見之與之曰。爾量太足。恐陷於兇黨之手。子已避川。順牧之令回黔。爲定爾心。則曰。旣來之則安之。遂避自屋樓頂。每主日占期在家私誦多久。衆信逃匿。官不見動靜。諒聖教已絕。但常派差四面訪拿。全無踪跡。督常以巧言叨鵬之族。詰於何地。族內因念同宗之情。不忍言出。後出賞格銀若干。時鵬內弟貪財忘戚。

卽以實言告之於官曰。現在楊馬廟安身。距城十里之遙。適官卽派差數十人同伊內弟而往。時鵬愁眉不展。至門外散淡其心。忽見雄兵踴至。自思此上主聖意順其安排。差役見伊係年邁者。斯文之士。故不忍上繩。隨同差役而來。挺身至署。官見其年高。不忍丟監。卽押卡房。伊在此常論道理。後感動數差崇奉聖教。次解至三司訊問口供。不改。官可憐他。其餘衆信乃爲從者。俱加重刑。鵬自思曰。吾乃信友之首。反不受刑。且相賀如賓。未知係何情由。復設宴款待。賜坐。苦口勸曰。爾暫悔一時。異日

再奉想亦無訛。答天主係全知。民不敢悔。督見心硬似鐵。自此不復勸伊。時鵰之猶子見其已陷羅網。亦諫伊背悔若久之願助青蛉如干以爲奉養之資。答雖爾千銀。惟救子肉軀。再不能拯我之神靈也。復提審訊。依然如故。卽定死案禁獄。待申文詳奪。伊在禁獄。常慰信人。對衆曰。我於平生未爲稍事爲主邀者。乃補予之昔非。侍三月上諭將至。督與之曰。爾之死期已至。衆友聞之。恐其年邁難當此刑。然伊心中無懼。如常。衆信欲備宴飲。盡分身之酒。伊不悅與之曰。近宜清靜。以備善終。不可混亂其心。惟侍兵役齊備。忽提出獄。天色大變。日失其光。惡風暴雨一路之上。面加怡色。有教友安慰之。卽曰。今在險危。我全無慮。伊弟及侄哀哀痛哭送至法場。俯伏地。諫其改悔方能逃身。曰卽死非爲世事。乃爲主名。弟及侄不必吊淚。復問監斬官曰。宜動何刑。曰。絞刑也。炮鳴三下。神軀相別。去世升天。時嘉慶二十年二月初二日在若瑟月十二日辰刻。其後猶子化緘於屍前。其弟素明教規。責子曰。爾伯父在日。諸虛莫爲。今何爲此對瀆乎。翌曰。殮屍全体活軟形容如存。同日有教友二十人發遣

於外有十餘名。問徒本省俱爲天主榮光也。至三日。安葬於六廣門外。洗脚塘。立碑爲據。大哉。伊信根堅定。爲主開化四方。名利抛棄。捨身誨引萬世爲立。勇敢致命之表。黔地諸信。可效之而行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計發遣二十人芳名錄

惜憶嘉慶之年。主上被惑。不以善政安民。反通行諭旨。阻滯聖教。壽害信人。有被官府捉獲。爲首不悛悔者。絞決有爲從不改悔者。即發遣於口外。或徒之本省。實苦辱難言。恐年深月久。後之信友。失却眞跡。特草數字爲稿。以作確証。俾衆信以備觀覽。見其趨亦趨。而步亦步也。但其細錄書之別篇。今之稿者。惟發遣二十人。他頁未載於嘉慶十九年發遣芳名列於左

發遣黑龍江者三人

劉朝貴年六十三歲

尹德富年四十七歲

勾先明年二十歲

發遣伊力者十七人

何開枝年三十歲復回黔垣道光十九年絞刑升天

陳才年五十二歲乃張大鵬之內兄

羅忠年四十六歲

羅友年四十歲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世之永福也伊等在世與吾人無異伊等已行此道吾輩雖如之不逮靠主之恩使予涓涘之能堅志跟行日後方同一所而在天域矣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真福吳國盛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真福吳國盛聖名伯多祿住貴州遵義府龍平場之地原係異教之人自幼聰明俊秀廣職書卷身體高大艮力極佳素習銀匠手藝在此地屢次與人別妀曲直正直無私伊雖未入教凡諸行爲亦端方至二十歲時娶趙姓之女爲室後生一子是時年歲饑饉衆民傷感伊覩此景況卽上雲南大碗廠住此爲生業覓利頗多卽回里買房一所至丙辰年有姚大川者至龍平場貿易一日正經營時卽語多人曰爾等乃才智之士吾試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星辰之衆四時之行非人力所能爲必冥冥中有一主宰吾人宜知恩報本乙聞此言有味遂語甲曰此地不便請至寒舍再叙理論卽至店後言數端要理復與之書卷乙視書內有鐸德之名遂問甲曰爲鐸德者吾人可能相晤否甲曰然乙欲觀之請甲指示甲曰余今爲商有所不便乙卽與甲錢二吊以作途資往迎鐸德甲允之卽至婺川屬毛田村處

遂遇羅牧在此爲閱教友牧曰至此爲何曰僕至龍平貿易代宣道理卽有一人欲入教請予迎牧至他地也牧問之下未卜何如卽派冷會長同往行至龍平乙見甲偕冷姓至心甚不悅三日不與之言其後請明士數人與二人辯論應對俱合正理衆人曰此乃真道也乙始傾心順服時有明士數人同日拜主其後凡勸人入教者多行固執復兼冒事時異教者遂以此教爲閻王教斯者有畢鐘楊淡劉任胡等信人冷會長在此論道

三月卽歸牧再令胡世祿至此眷顧後見伊等之所爲於理不可至嘉慶元年聖誕占禮後羅牧始抵龍平在此四五日視信友已八十人虔心事主牧卽付之初恩但異國盛熱心異衆伊切望領洗遂求靈牧受之牧未知其心好否遂辭曰方今付洗之物全置川省待次年牧赴蜀伊自備路資及旦杖五俟牧回川及至重慶衆信欵之甚殷伊卽求牧付洗牧曰未領之先宜須預備伊不知預備爲何遂問旦姓曰今牧已許予付洗之恩

與我言先該預備但預備者或係捐助銀錢否曰非也乃是痛悔前非發愛主之心方能領之伊聆之餘前疑亦消在丙辰年中秋月聖母聖誕日受洗聖名伯多祿後即回里更加熱心治理教務開化異教者二次牧至信入已有一百二十人也自此日漸繁如此九載龍平之地約有信人六百多戶遵義所屬高山多金岩等回心事主者亦多矣忽伊妻病故在壬辰年又娶貴陽府熊姓之女爲室斯蒙召占禮前十日也歲次正仲春月二十二日時值主日詣遵義閱信後郡中信人大設筵席正在宴前突官令差役將伊解至署內時全拘禁者三十餘人數日之後解垣審訊復押回原郡仍拘禁待文衆信在內朗誦經文官聞輒阻之應之曰大人之令宜從然上主之令尤先從朗誦如故官亦不阻之蓋數次審訊應對每以道理宣明時左右聞之有順服者官令伊踐踏十字尤不從喝責五十下官再以良言世祿及團首之職誘之矢志不悔郡主無奈惟久禁於獄時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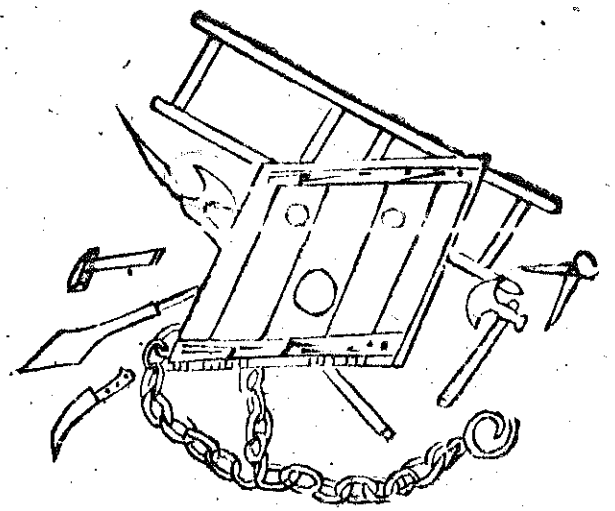
即修書於其室曰賢妻心不必常慮予雖在獄有上主庇佑論受諸苦爲補予之前愆其中心常悅妻宜時熱心日加于德子須恒全孝虔守規誡予久禁於獄恒有信人周全其風波大作無人憐恤然腹飢身冷甘心忍之拘禁二載復提審訖先以良言相勸矢志不從卒以巨刑嚇之穩定如前官二次三翻思盡諸法不能移其志終曰尔說二悔字即能釋放後所行否任伊之便或能背教予安尔爲此地團首至出獄仍爲信友想亦無妨應曰請視、今有白布於此若下染缸即洗之不白矣吾奉教者亦然若言一悔終身洗之不潔矣官曰尔之教係外洋不正之教應曰大人亦異地者至此教民亦不善乎於今任大人加之何刑自甘忍受仍禁獄待文自悅曰承蒙主恩今勝信德之仇數日後提審如故官曰予掌生死之權倘尔再辯即刎頸矣若如此甚悅我心時伊切仰靈牧爲預備生後之事未死之前二日有上主默示知死期將至即約親朋相會後公文已至官

曰爾奉之教矢志不悔今依公文宜受絞刑應曰但我居獄二載爲事眞主今定死案予心已足也翌日必享永福矣尔知天地有一主宰硬心不崇將來必受永刑也差提出獄謝禁子曰予拘內多蒙照應之惠今無所以爲報辭差而去一路之上有親友備宴送行官問曰此乃何情曰因昔日多受伊之恩特設此宴以表微忱及至法場伊臨刑時呼耶穌瑪利亞及主保聖人之聖名後鳴炮三下二人以繩勒頸即去世升天時嘉慶十九年卒於四十七歲衆信收殮開弔三日大衆誦經後送至龍平時值黑夜伊地距城有四十里之遥此事甚奇衆友惟以一小杯之油亦足以照行人至他處安葬然全伊一時拘禁之友在監者九人在卡房者十一人有充軍者亦有拘禁亡故者今畧記之以表尔信之深信雖伊在生爲主受盡諸苦稍無生怨故吾教中人須效此而行日後共享榮樂矣至今多顯靈跡倘有信德之友厥疾不瘳者至墓前拔草煎服即愈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白牧宣講真福吳伯多祿之行實。幼時未曾奉教。不知天堂之路。後聽道理。立刻回頭。且勸多人進教。又寧死不丟信德。死後天主顯一靈跡。其妻請人收屍回家埋葬。無有燈燭。惟以一小酒杯之油照擡柩之人。四十里許。光猶灼爍。而油亦未盡焉。此奇異之事。明表吳國盛之德。先光照遵義之信友。走升天之路。其後人宜敬之爲主保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趙姓夫婦言行考

昔嘉慶之餘黔信被苦良多時在遵義屬之地擒獲數信人即可敬吳國盛被絞刑去世升天黃信友被獲時年已七十八歲後禁獄中去世升天唐先生爲裁縫之藝兼行醫賣葯後監禁代病即蒙回宅亦去世升天矣亦有數信人充之於外然趙姓夫婦復解於上司判訊之下律擬發遣隨携小孩一雙單丟一女年甫廿羅即出閣於葉信人之子爲室彼時聖教有如居險海之上雖有教友多有不肯拋頭露面不幸此女過門見夫日下冷淡似舟下水者然同治七年聖教廣揚風波息止其夫婦若草逢春復生回心之志後從心事主時靈牧恐其伊等未曾受洗復與之付洗矣人若立志改惡遷善必依主恩何懼其難之有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黔信入教有傾家破產及致命發遣者屈指難記略錄此信人以証伊等之勇敢何如也在嘉慶之際有龍平場之吳國盛被獲絞決破復捉獲教友七名其中有旦枝五昆弟二人昔聞吳國盛素論聖教之道則同入教彼時伊之父母屢次禁阻昆仲二人亦不肯失志依然堅信事奉眞主後入西蜀領受聖洗奉令候迷行正故官府捉獲律擬發遣有言在鎮遠者有言在口外者未得其詳其子及劉姓被獲俱已逃脫其妻嫁於黃坭江王姓為室伊在他鄉被信德之仇毒手斃命矣伊之後裔至今猶存由此觀之吾人不可從父母之逆命而違天主之命也盍以此鑒教諸信矣

哀昔嘉慶之年。四地風波屢屢不息。信人被難。聖教多窘。尤莫甚於嘉慶十九年之餘。值此風波大作。其在婺川屬毛田等處。群信聞知縣主發差四方訪拿信人。時有教友二十人。集眾商議。趁此時自投於署。以免日後差役至宅。必然家人恐驚而器物必有所失。兼連累及親族也。諸信議定。立意赴至縣署。行至中途。忽遇惡投捉獲。及上繩解至縣轅。判訊之下。即有杖徒數人。與久禁者聊草數字。以備後信瞻觀。茲以芳名行跡及地。登諸如左。

何明宗流徒於天柱縣之地。

冷各消問徒之處嘛合州是也。

呂在桃杖後徒於都勻府在此病故。

文冬山係文世華之弟。問徒於龍里縣二十七月開釋。

文本立係文世華之子。徒於定番州。自後叔侄二人。私回本宅。遂有一梅姓差役至他處尋捉他等。後叔侄及以道理開化此差梅姓涇渭立分。即棄邪從正也。在伊地住居。梅姓入教自始。

也文世華乃本立之父也係毛料村之會長論其剛勇較眾尤甚為其年邁久禁獄內在此常論道理官亦不阻而靜聽順服者尤多時有禁犯四人亦入教事主矣自此遂有差役呈之於官宜設法阻之否則盡入教也然世華聖名味增爵至臨終之際常有二信犯人扶侍於伊惟曰天主為予今開天堂之門也使予入之後在獄中安然去世升天矣吾輩宜以此等之行而隨其為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劉靈牧聖名瑪竇係川省人也。因於嘉慶二十年後。四處風波川流不息。捉獲數位靈牧有充軍及致命者。自此靈牧甚少數年之內。黔地無牧眷閱矣。然劉牧所顧之處尤廣。即在川東府縣之地。至於道光四年至初冬之時。始抵黔地。各處約三月之久。至春復回川省。所眷之處。即貴陽府屬貴定縣猪場堡石阡府遵義府龍平場老鴉岩興義府馬場必滅等處。堅固信人約十數載。其費心力不知幾何矣。有如一膏腴之田荒蕪數年而耕之如故者。必有所難。黔地無牧數年。諸信必多冷淡。牧使之去舊更新亦不易也。至道光九年。牧始抵普安屬撥若之地。眷閱是年牧亦至坭湯天生礄板江等地。堅固信人。彼時各地雖有公所。而牧眷閱及獻祭諸事。盡行隱匿。不能顯露也。後牧至大坝田眷閱所居之處亦岩洞也。道光十四年。値風波時省垣諸信不能通功誦經。在東門外螺螄山陽明洞眾信在此慶耶穌升天瞻禮。時牧眷閱其南滇粵省之信友。亦至黔省求牧領聖事。至牧年邁在川省重慶府任當家之事也。當憶此牧眷

顧黔信有如爲賊者然。値此危時捨已救衆。如此十八載。受跋涉勞碌之苦。筆舌實難敘。而當時之信人。熱心敬主如何之誠。未能在宅通功。而願至諸洞中。茲信雖未如此而行宣法伊等之虔誠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可敬劉達陸靈牧係四川人氏少年之時入堂誦功納丁次年抵而立始陞鐸德奉令閱蜀省所轄西定廣安渠縣之教友嘉慶十九年復令往閱黔省石阡遵義黃泥江等處此歲臘月內卽抵婺川屬毛料眷顧信友次年成都官府繳飭各官發差往毛料訪拿劉牧及羅瑪弟亞靈牧未見踪跡便問田三堪信人秦興玉卽應之曰予不知今紮於何所也川役尋之數日渺無影信乃回川省去也是時劉牧正在渠縣屬理事口眷顧信

人提醒冷淡之友導引愚迷之輩時有一信人提醒一冷淡之友突聞此言有所不欲卽赴縣誣控靈牧及教友等值道光元年聖神降臨之期縣官率領數十人役各執器械耀武揚威洶湧而來至朱信人之宅劉牧突見兇党之勢欲匿其身不幸被諸惡鎗刺手腕頂上鉄練卽解縣轅當堂訊問承招實供甯死萬次不肯悖悔予所傳之教也彼時縣主卽以牧獻祭之衣令差役衣之遊市鳴金喊曰我乃天主教之首告於爾等倘有聽予已在教者速宜悔改免陷此害有未入教者莫效予奉此邪

教。今欲逃脫萬不能也。喊畢回轅交令立時斯人猶如瘋犬形。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地也。瞬息之間遭上主之罰卒於堂上。彼時眾見此奇事。心中無不悚慄。但伊等心硬似鉄。不肯開釋。略禁監三月。即解至上司判訊之下。口供如前。亦未受刑。復解回縣禁獄。待申文候詳定奪。豈知公文一去不回。久無丁文。然牧亦未卜生死若何也。而時常祈主幸蒙庇佑。至道光三年西歷冬月三十日。公文方至。披覽之後。即提牧判訊囑之曰。爾之死期將至矣。應曰謝主隆恩。今朝乃予榮光之美日也。言畢解至

五顯廟。繫頸而亡。昇天。後眾友殯殮。安葬於環山西。請視此牧。屢遭毒害。當捨已身致命。為主為証其道。此牧已眷閱貴州之教友。為點信者不宜記憶乎。

李牧言行考

哥斯黔李靈牧幼年之時。係遊方算命之士也。忽一日在木平處。卽進堂中之奉教學館內遊玩。其教讀之師遂以聖教道理勸化李牧。時牧聞道之後能分邪正。卽入教事主。復入學塾誦讀綸丁文册。幸蒙主招選晉陞鐸德之品級也。然化牧入教係劉先生也。後移至婺川屬毛田之地住居。其子亦係傳教。歿於札佐至道光初年之際。李牧奉鑒牧之令巡閱婺川所屬各地。亦至毛田眷閱劉姓處。爲之給聖事。在此眷閱略有七載之久。被信德之仇捉獲三次。其首次被異教之人捉獲。信友救出。卽迎牧至毛田此次卽免。二次依然被信德之仇拿獲。兒覓將牧藏之他處。以牧之物掠劫一空。信友遂呈之於官。提之審訊。卽判定令將原物歸趙。復罰錢四十千與牧以作補賞之資。末次仍被差役捉獲解至途中。牧卽搖唇鼓舌巧言戲弄。牧卽追避。後亦免之。然李牧眷閱信友屢次被捉。平生勞苦爲主愛人。至終不憚其艱。其積之德豈淺鮮哉。視牧初受劉先生之引導入教陞品級。後復常爲劉姓給之秘跡。兼堅固之。豈非以愛逼愛

乎吾等宜遇何人以道引之不可謂伊固執不能挽回也若動宣道其中亦必有回心向善者試觀此牧始何人也終何人也爲信友者以斯爲鑒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真福劉文元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真福劉文元生於乾隆二十五年聖名伯多祿家住黔省垣六廣門外爲圖慶日祖人原本異教因王正人教之後素論道理開化多人其劉姓聞道動心及與王正入教事主自進教後父母咒言禁阻曰倘在奉教必趕尔出外拋於溝壑無令回鄉伊見其親不悅百般悔辱俱已受盡伊惟求上主開化親懷使之解舊爲新以免胡言但其親心硬似石其伊常論道理或在街

上或茶館內月邁日征至嘉慶二年風波大作斯時仝被拘教友五人俱禁於獄王正之父畏貽後患急備銀賄官買釋自出後風平浪息嘉慶五年復被拘禁後發遣伊犁口外在此與人作奴傭工家主甚嚴屢次打罵待伊如牛馬忽伊身沾重病傭工無力家主不悅逐之出外幸主庇佑厥疾漸愈未久平安如故後爲經營度活終日不覺已十有三載矣至嘉慶十八年金邦土匪叛逆官兵難持時有十數教友招募鄉練督統群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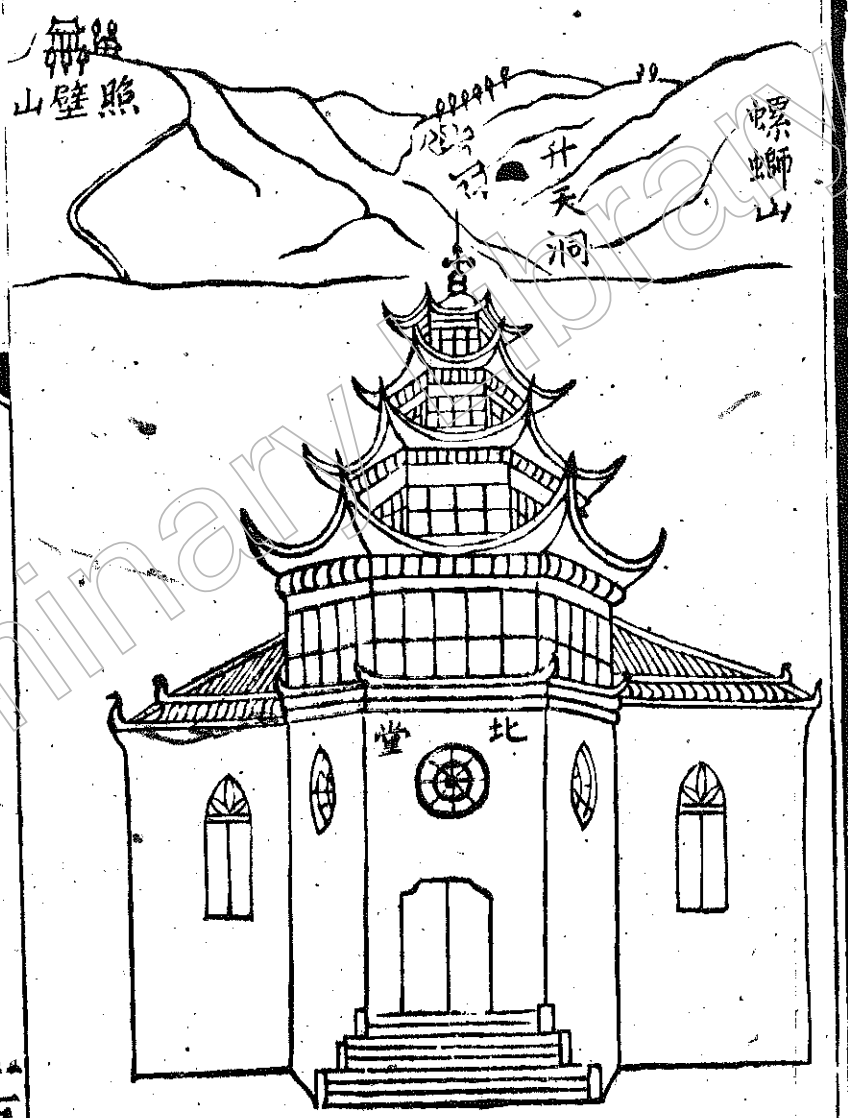
王署稟明。願爲國家立功。平息寇匪。蒙主護佑。壯其胆力。衆軍威武勇至。戰場掛出戰牌。是時衆軍依令交戰。寇匪敗回死者無數。得勝凱旋。時蒙地方官奏明聖上。開恩回籍。另賞路資途路之上。多蒙神佑行至數月。卽抵黔垣。至時及閱見衆友。不禁雀躍。自此殷勤勤道。堅固信友。開化異教者。常超煉各等德行。其性情正直。富貴不能移其志。至道光十三年冬。時有孤老院胡姓信人病故。院長及請巫師開路。念經時。劉文元阻之曰。此人在日。係奉聖教。如今亡故。尔請巫師爲伊敲念。有何益乎。須遵守聖教之規也。院首曰。尔等之教禁阻僧道。似乎不可。應曰。宜知人死魂在至主前審判善惡。若或上升下墮。權在主掌握。何能再回煞乎。於今任尔巧言。寔不能順尔邪教之規也。院長聞言不悅。曰尔敢胆大糊行。守皇之於官聽其究治而已。是時卽以狀呈送於署郡主。飭差捉拿。正值伊等洽在誦經。差役猛至。同時被獲信人數名。然文元未獲。拘捉伊之二子。亦被拘獲

矣是時文元心中悶悶不悅自思二子年幼難勝此仇恐其失悔立意至署堅定其二子之志突遇差役逐伊出外其後三番二次依然如此卒仍至署差役即將伊綑綁禁獄云尋奉天主之教果係不法但尋之子自幼乃吾教誨隨從於我入教是吾一人之罪也尔既以天主教爲錯宜一并捉拘爲何惟捉其二子而不拘尋其中必有私情在內但尋終身只此二子至幼至長論其撫持心血費盡一旦父子暫時相離尋心實傷痛矣官怒曰因昔日爲尔充軍於外蒙恩釋回立當安分守己爲何還要胡言餙掌嘴四十下發禁於獄後解至三司處審訊數次矢志不悔仍解回府署官曰倘尔願悔教即能脫逃生命矣後下於獄及聚信在禁者朗聲誦經官聞喧譁即禁阻之後令各居一所依然如此而行是時公文已至令提禁中信八三十多名盡行發遣惟元之名未詳於內時元曰伊等發遣不識南道不免尋亦發遣同行代他等之路豈不善哉官曰斯党由南道而

去恐將來尔必自難路而行次日提衆出獄元戒之曰尔等往他方須宜熱心敬主不可怠墮衆信領命依依不捨由南路去矣惟元禁獄待文至道光十四年孟夏月初九日上諭始至提伊至法堂審訊將上諭所錄之情與衆觀之曰此罪皆絞刑判畢官與之酒飯元亦不食惟思耶穌之苦難解之出署一路之上面有悅色及至法場以繩勒頸去世升天次日衆信殮葬於伊之園圃內衆信爲伊立碑一座至九月牧至信友求牧爲伊

献祭誦經牧曰不可今伊已得致命之恩可爲之感謝天主代爲吾人轉達也善哉劉文元寧捨全家爲主致命但元之長子拘禁在獄去世升天其有次子及次媳仝南道發遣於外至外邦之時俱獲平安不覺已至數載一人齊在外去世善終吾人宜以此爲表寧捨田產家業父母妻兒及本身之性命不肯得罪天主如此必獲永福也

嘉慶四年二月。胡老楞佐。與教友王舉人名正。共出九十二兩銀。買一公所。（即今男教友念經之地）嘉慶道光年間。聖教未曾太平。公所盡失。黔省教友別無有通功念經之處。惟在牢獄之內。常有數十人。早晚誦經。唐牧劉牧閔信輩。亦在監牢之內。爲伊等聽神功。道光十六年。衆教友在螺螄山崖洞內。過耶穌升天瞻禮。善哉聖會雖未大行。教友之善表已著。此時真福何開枝。將己之茅屋三間。改爲聖堂。（即今北堂立大祭台之地）道光十七年。白牧將此房屋稍修寬大。次年被羅官全折。白鑒牧重新又立。至同治十三年。副主教文與衆教友共建此大經堂。福哉都劉二鑒牧未至黔省之時。（看黔驅諸証之書）都鑒牧寓廣東立大教堂數所。劉鑒牧寓北京皇城立北堂一所。黔省之經堂則尤貴。因立於聖人之地焉。



爲主致命二十四人芳名錄

昔道光十四年之時黔垣孤老院有一信人。素有人尊敬。忽然病故。院長等。創爲彼行異端。眾信力阻之。自此結厭。院長道之於案察司。在若瑟月二十二日風作波行。教友被貴筑縣捉獲者不可枚舉。俱不欲悛悔。茲惟以數十教友照文詳辦列於左。

劉文元久犯律擬斬首。其餘盡行發遣依力。

劉開泰乃劉文元之子。其妻同充。

劉開春亦文元之次子。在石平縣途中病故。

顧洪發係顧占鰲之子。

周洪魁久犯仍發依力。

丁光保　李福生　王　壽　江老三　馬老四

張二公　王白地　吳老六　張忠弟　朱仁貴乃

朱額我略之子也。

劉老么原係當兵被官府捉拿。脫去號掛。禁獄依律定遣。究辦。亦甘心受之。

唐喬齊係爲皮匠。因其家貧。伊母妻及弟偕往。

倪大爺爲與官辯論受刑極重。二人發遣甘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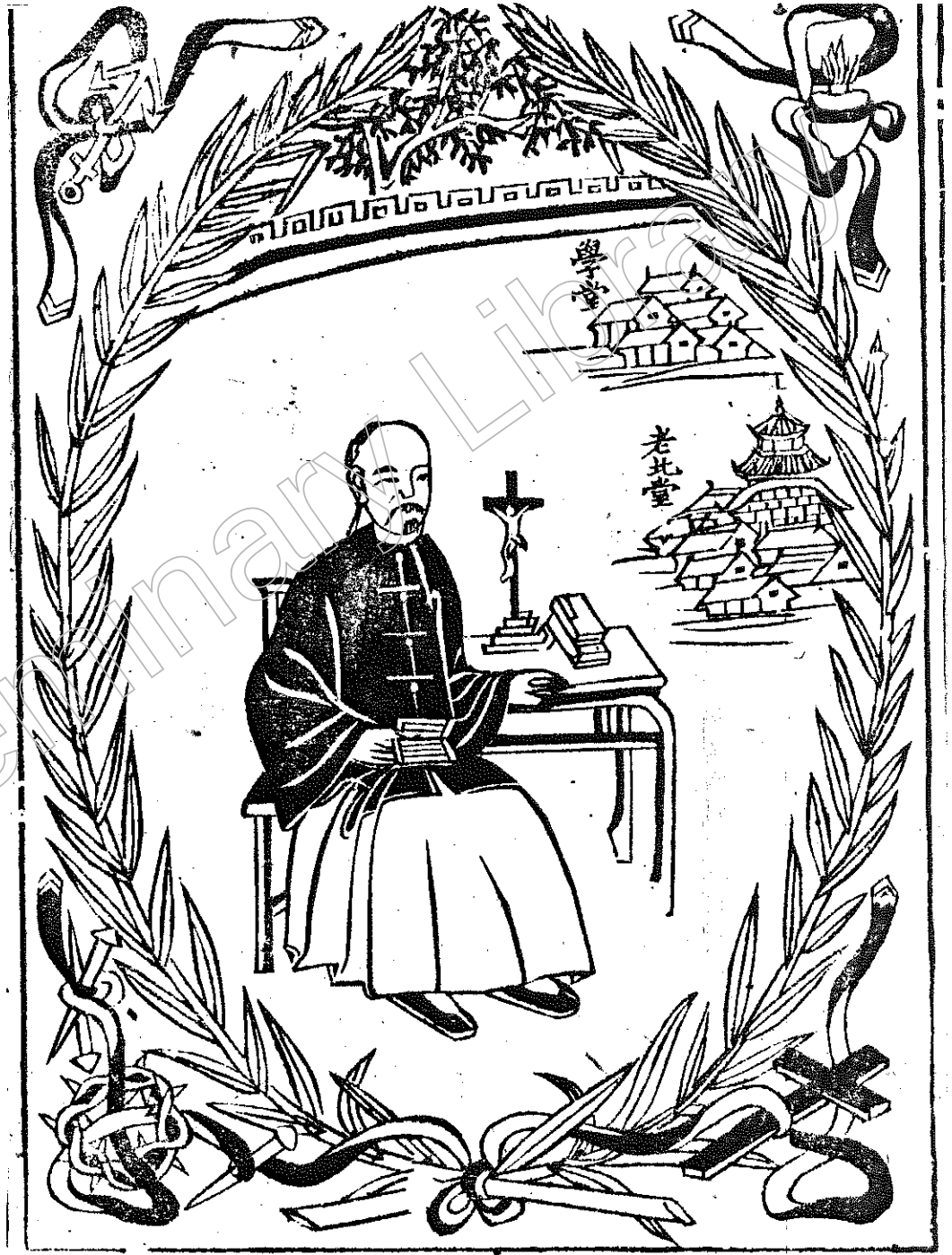
姚三公年邁氣衰上船失足溺水亡故。

王幹生

胡老滿因葬其父方起此次風波。

趙二公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真福何開杖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真福何開枝聖名若雅敬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原係貴州修文縣札佐人也其親乃屬異教家頗小康自幼攻讀數載略識書義繼後家道頹敗時年已二十矣即移至省垣習彈絮度活彼時常聞王元與張大鵬宣論聖道後即回心及父母兄弟入教事主遂娶李姓人之女爲室其人係爲差役者所產一女未久妻兒一同病故遂失安棲之枝眾聞之餘無不慘然自此並無連累遂一心敬主謹守規誡唐牧視其虔誠與之付洗自始至終惟以事主爲本不敢稍懈庚午之歲省垣風作官府出示曉諭捉獲信人甚衆皆拘於獄倘悖教者方能開釋否則發遣於外正值辛未壬申癸酉甲戌數載聖教受窘甚衆信人被苦尤多其張大鵬當是時常避於信人處堅固信根以免失望之患至甲戌年桂月初四日張大鵬至信友處安慰其心孰知少頃惡役踴至將身綑綁赴轅至次日何開枝及信友二百餘名俱

被捉到案解至法堂卽動巨刑令跪紅練子七時之久次加枷子此時氣窮力竭難當此刑遂昏仆於地正逢一毒吏不以爲恤反以身拋於牢中至獄六月常穩同禁者之心恒仰上主加忍耐之德素齊衆遍功明聲朗誦照常如然虔心事主至次年復提審訊固執不從至死不移卽當堂刋刻面上數字曰外國邪教定罪發遣伊犁其伊誰爲主拋親別境毫無生怨反加虔心敬主謹守教規彼時亦有數位靈牧爲主充軍在此素行知

前照己之職眷閱教友常行聖事且立善表以動衆心後崇奉聖教無數至庚寅年金邦土匪作亂擾害鄉城官兵力弱未能取勝其後何開枝開音之下遂集信人數十名報名上册願爲國報効時統領大隊步至戰場寇匪見兵至自思吾兵力弱敢當此大隊乎遂不與之交戰斯事甚奇人丁數十何能取勝孰知蒙主默佑不戰而勝歸回方獲清平此際金邦人民忻喜躍躍沾恩不淺卽請地方官長奏明聖上訴斯人爲國効力仰陛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傳呈不納拋之轅外劉姓羞歸遂以各物悉清還趙惟一苦候存留不還三復討之伊亦不退後女長合人取之反觸其怒遂舞跳辱罵自此屬仇者然屢害教民平地生波幸上主不允意從中止忽遇毫婦之宅病故一人以此誣控信人咒亡移禍害東兼妄訟聖教逆情其官因受賄遂納呈狀雖劉姓仇視聖教欲害他友而何開枝素與之和好無心害之只言累及他人何姓不能避禍忽於三月朔日出票飭差捉獲何開枝及教友數八解至法堂審訊曰爾面上為何乃係花容應之曰此乃奉天主教之據官曰於今劉姓之案姑置不論問爾所奉之教可願悔乎答云寧死不悔又曰爾或悔否俱隨其便但汝之師為誰現在何地若拘至案爾能保全生命答曰吾之師已別數月於今未卜何往官拂然不悅曰尔何口似鐵乎喝動巨刑掌嘴二十下後禁於獄次日復當審訊應對如前令加巨先責仝信者何開枝側視其友受刑心慈垂淚衆信刑止喝責何姓其曰尋

終身未見斯刑仰求饒讓如係充軍斬首等刑自甘受之官怜其嘆恤退堂禁於獄在內二十日常堅信人之心後復審訊依然不悔其有三位信人爲主發遣惟何開枝拘禁待申文詳奪忽於三月二十二日身披紅袍入籠觧至貴陽府問訊堅持不悔卽定死案禁獄數日至二十八日觧至臬轅全不反悔復拘獄中至四月初二日送至撫轅判訊之下依然如故拘禁待申文定奪至蒲月二十一日辰刻上諭忽至提至法堂判定之後卽細两手口含麻核推出門外隨同而去一路之上有親朋信人備宴送行此時伊視其衆咽喉耿耿持盞領情相別其有王炳聚齊數十信人送至法場親視用黑綵繫下後人信領屍收殮開吊數日喧天動地送葬之際人山人海安葬於六廣門外望城坡之地壘畢衆友默禱歸家是時伊已五十有七矣去世於道光十九年也其有劉姓之人丁未久一并死絕其有產業盡行敗畢今全入我曾中由此觀之立見害人終屬害己宜以

此爲鑑自斯至今素有信人命在旦夕厥病不瘳者若發善念至敬前採草煎湯服之立卽全愈眞福何若雅敬吾人如有視伍之言行者宜略效其所爲庶幾乎其可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論敬聖髑之意。罪人及異教人死後。靈魂落於地獄。肉身復活後亦然。皆在魔鬼之權下。所以異教人等。或墳前。或柩前作許多不可信不可敬之事。此乃異端敬魔鬼者也。信人則不然。在墳前念經。皆爲亡者祈求天主早賜升天之意。入真福之品者。明指其人之靈魂已升天堂。此當信之理而不可疑。伊等之聖髑。係天主之座位。復活後亦必歸之天主而得榮光。故敬伊等之聖髑。天主恒允其所求。真福何開枝因爲天主之榮光。殉難我們敬其聖髑。自能有求必應者也。



聖髑或真福何若雅敬之墓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在左之像。乃真福馬牧。雖死於粵西。先在貴州興義地閱教友數年。梅牧講道云。在貴州死者。真福則有三位。一姓吳。一姓劉。一姓何。另有在貴州所生之真福。如白小滿、趙奧斯定、曹伊淵斯等。又有徐鑒牧靈牧劉達陸。貴州可敬的有十四位。梅牧一位。張大鵬一位。毛口有三位。青巖有四位。開州有五位。外有爲主死於窘難者。如葉林二位。先生有死於監牢者。如孫牧胡世祿、顧占鰲及康勻蕭馮文等。有流徙死於外者。又有爲主受重刑於衙獄之中者。更有苦心傳教者。黔疆諸証之書。明言伊等之行爲動作。由大明公斯當定。並其母黑肋納寓黔省敬真主以來至今二百餘年。此書莫不盡言其善表。我們該記而效法焉。梅牧云。黔地雖狹小。而爲主殉難者較他省爲尤多也。美哉

可敬馬牧。係法蘭西亞國人。生於嘉慶十九年。自幼秉性聰俊。立志攻書。蒙上主特選。晉陞神品。在本鄉眷顧教友數年有餘。復奉長上尊令拔選於華廣西之地一路之上。幸蒙神佑安然無恙。豈料行至澳門。被賊掠劫。掃如水洗。幸脫殘軀。披薄衣走而咸豐三年始抵黔垣。與義所屬之馬鞍山此隔廣西不遠。駐數月。祇望到粵西勸人奉天主正教。在昔道光年間。有幾家奉教人。周張彭等姓。由外省搬至粵西西林縣屬之安那地居住。單無靈牧眷顧。後盡移居貴州興義府屬之地。周姓住景家冲。彭姓住大山。惟張姓獨搬至雲南之黃泥河。另有粵西泗城府平廣之地。有一李姓。前日充軍口外。見那地方奉教人。爲主榮光。充軍於此居者。常講天主道理。伊聽其理。眞實便恭奉聖教。遇恩赦回家。勸一家老小。熱心敬主。年年在廣東處要瞻禮。單又求鑒牧顧他一家靈魂至死不變。伊臨終時。吩咐不悖教說。我是天主教你們跟我。認識天主。纔算我兒女。背逆天主不爲我後人。卽死了。兒女听父的教訓。不丟正教。馬牧奉長上

命。探訪李姓住處。望多開教友。馬牧正在大山等處耆閱。時又聞得陸先生在毛口挽回粵地數人。偕進聖教。此信回鄉。卽至大山迎接馬牧。時在方濟沙勿略之日而至。百家寨偶被白三耆具控於西林縣轅。卽時解至法堂。縣主不惟不阻而且留於邑中化導。豈奈時熱大甚。乃旋大山板江等處耆閱信友。初冬令由興義府依然巡至粵西。當是時也。風波頓作。四圍捕掣馬牧。忽於咸豐六年正月二十日在西林縣落於惡類之手。受刑數次。迫後二十二日縣主視教若仇。遂命以囚刑致死。是晚去世升天。次日有數差役抬出郡外。將屍放下。遂斷其頭而懸樹。斯牧係西粵本堂在彼處不惜其身而爲主致命。因先年亦代閱黔信。其有被牧之惠者。必宜記憶。思其處世之時。恆以貴州信友爲重。於今在天堂。吾人者記念之。安得不爲其轉求乎。

白老楞佐故行錄

白小滿聖名老楞佐係生於貴州水城之地。因父母原屬夷族。夙已故沒。孤獨無依。傭工度活。至道光十九年。已屆二十歲時。至毛口盼望親友。及至之時。因見眾親。欲遷至粵地。彼時也。白姓光陰難度。遂領担挑與親友偕往他地。日食價低。終期易度。初入西林縣所屬窖山住居。於此未久。陸姓招伊為東床。至咸豐二年。有十二人欲轉毛口看顧親友。伊眾隨買檀香數十斤。請白姓代挑。彼時毛口有數家進天主教者。其中有一陸大先生見親旋。至梓里。遂啟齒云。彼此祖人錯行路矣。惟天主教者。為眞正。汝等皆知。吾之老人。數百年於茲。亦惟敬此十字雖敬之。不知其由。往往人恆以清水教為實據。此終虛幻。實惟天主教為正。彼輩悅同吾入此教否。斯時也。遂有七八人順訓拜主。陸姓即叮嚀囑慰之曰。爾等倘回至粵地。宜以此訓語人。其中有意進教者。來年吾必至汝地訓誨爾眾焉。當是時也。白姓遂偕數人齊進聖教。及至粵地。卻以此道訓人。遂有數寨有意欲從。諸信商議速使三人前往毛口處。迎陸先生教誨汝眾。時值

遇馬牧赴至大山此牧係粵地本堂。即差陸姓探試伊等之信心若何。方接馬牧偕往時值仰冬之餘。陸姓即至此地未幾、隨命人往接馬牧至廣西處。白家寨。當至之日。係聖母無原罪始胎占禮。彼時白姓勤習經典道理。馬牧見其朴誠忠直。遂付之與初恩。取聖名老楞佐。次年馬牧回至大山待至冬、時方轉。白姓領過初恩。越加熱切謹守本分。逢主日慶期雖室如懸磬有此困危。甯停日工聽聞聖道。至咸豐三年馬牧許允補領。未久族中不睦。伊所認之三叔。名白三者。其因被魔之欺。遂至西林縣稟官道。天主教人。居此引人反叛。話言初起。白姓立志不離馬牧之側。生共一路。死偕一所。彼時馬靈牧之心。已如利刃所刺。惟思諸善策。以援及信眾。而離此毒境。歷窮妙法。無以拯濟。莫可如何也。惟以捨己救眾。白小滿與馬牧偕縣轅之日。係正月十九日也。次晨信友靈牧一同在衙者十七人。當是時縣主升堂。先命責以二十大板。後問、汝係貧苦之人。爲何進天主邪教。引人反叛。回云天主教本不能爲邪害人。惟庶民教以行善避惡。死後享福。官云、爲何爾等相從。姓馬者爲師。曰因伊教吾

敬奉眞主愛人和睦是此不得不從官又云此次仍相從乎曰生死同路不能相別問云爾若此次相從本縣必定爾於死案倘悖教可獲保性命不答縣主屢問數次亦不答官遂命伊之家族一人名白文林再三勸伊悖教伊愈不從官勃然變色遂命加以巨刑立時全軀腐濫刑止昂然直至官前高聲而言曰縱至於死亦不能悖主而今任大老爺定死案矣但吾猶泰水與內子及小女者三人偕與斬首亦不能悖教因言詞甚其重縣主愈動雷霆命加以美人樁刑具官先以教友審畢鎖於獄

內遂命衙役即以白小滿髮辮以繩其口復命役丁將繩縲綑綁赴至校場斷其頭顱將至大堂閱見已之岳母鵠立於旁步至伊前曲膝匍匐遂指伊仰天而逝此係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小滿迎接馬牧及曹貴齊同上升其雖致命於粵地而人係黔境所生宜思其人甚屬貧苦而身已是夷人尚能於他地以顯其剛勇而爲主致命爲廣西之首吾人安得不時時讚頌而常常記念乎美哉甚矣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福女依搦斯言行錄

福女曹貴生於道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住居興義府所屬兒家寨與濫木廠相近。原在蜀省。已進教數代。因家無担石。遂移至黔境。夙失怙恃。復遷至興義縣棲身。遂有一女教友見彼可還聰敏。卽留伊在彼操針度日。斯時正值省垣白鑒牧至興義堪上巡閱教友曹貴卽與眾來聞道理。而預備領祕跡主教見其苦寒無依。亦且專心學經文要理。遂命伊至興義府堂內攻書。彼時係林姑婁所教女學生數人。諸生見伊像貌不揚。衣服濫褸。遂欺笑凌辱。曹貴依然自若。亦惟勤敏攻書。未幾才智過人。是此人人敬服。彼時年方二九。四口廟有一稼穡者名顏老四。遂央水人說合。永爲佳偶。但顏姓雖奉教已久。卻有其名而無其實。是此二人和睦全無。其有兄嫂亦冷淡。不許伊念經守主日。慶期若守者。遂不與飲食。兄嫂云。工夫爾亦不爲。亦不要吃飲食。如此終日吵鬧。坐卧不甯。曹貴無奈。只得苦口相勸。惟是朝夕默誦經文。每遇主日占禮。亦不飲食。有時信友見其愁眉不展。詰其何故。伊不以告。素增忍耐之德。春秋二度。良人逝

世兄嫂商議逐伊出庭彼時曹貴遂思此乃上主之安排即立意守節時與人傭工度日後邀一婦婦名丁金鳳者二人遂同居數年因丁姓恭敬天主亦尚熱心仁愛諸善超越尋常道理經言熟記不少兼能訓誨他人每歲靈牧必至熱切辦神工虔領秘跡如此多年本堂靈牧素云此人實超越此地信眾斯時粵地進教者亦有數十戶多屬夷人初至一位馬靈牧往彼地閱眾已逾一載次年馬牧復轉至馬鞍山與李牧商議請一女教友赴西粵訓彼新入教者李牧思之實無他人惟有曹貴者

道理精熟為事亦忠可當此任李牧遂命伊至他處此係咸豐二年仲冬之餘至西林縣所屬小村白家寨半破岩關山窑山等訓誨教友四五月之久不辭地方苦寒亦不嫌夷人性愚有時教厨照飯代顧家庭料小兒弱女逢主日占禮勤訓經典於茲粵地之信友尚亦念念不忘伊之恩情至咸豐三年新正中旬忽然風波大作馬牧順上主之聖意遂至縣轅付已身於地方官彼時曹貴現在窑山地眷顧信友新正二十日縣主即差百數十人前至窑山教友被拒十數人但只指擒曹貴者一人

其餘信無非殃及池魚遂至縣主張明風衙中立時監禁至馬牧致命之後方以訊問先動良言勸伊悖教福女全不順從後官以惡言驚嚇依然不從官即時命動刑福女即死永不遷變實不悖萬民之眞主問爾是何方人氏答吾係貴州興義府屬人氏問是何人引爾奉教答吾奉教已數代矣老人亦尚送吾至興義府讀書數年問爾至粵地所爲何事答耳聞此境有數十戶奉天主教者小女特至此教訓伊等恭敬天主問有人云汝能教伊等如禽鳥之飛未知眞否答大老爺既知是虛又何必問吾至此無非誨伊等經文道理耳問爲何白晝不教而教於夜晚何故答白日大小不暇上山作工至晚方回是以教於夜也官以凌辱不潔之言而問數次福女昂然一一對答如流又問爾不悖教本縣主必定汝於死案答縱死亦不能悖主問爾願受何等刑罰而死答願與馬牧之刑具同然縣主遂命打以竹花數十下刑止差役收下監次日復問福女堅直依然對名如前縣主見其堅直立即定案命以囚刑治死二十二日動刑至二十五日臨終之時只云天主可憐我救我言畢去世升

天。後其屍猶未死者。然可敬福女者。雖爲主致命於粵地。而生長於黔疆。亦可爲貴州儀表。蓋吾人未能盡爲主致命。而此女在生之德。當爲吾人所效法。而宜時時記念不忘也。福女時三十二歲致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廷美生於嘉慶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係郎岱廳所屬之小村名舊寨者其近毛口伊父名朝順爲人朴直秉性端方設帳度日原屬夷戶膝下所生五子廷美居其長其父見伊品行俊雅文質不凡自幼遂教彼之五經能過目成誦温故知新及冠問會愈深遂二次赴院未能沖水生香奈歲月如梭春秋幾易也其父齒德俱增未能振鐸廷美遂頂父志素與鄰里睦誼公平待人是此遠近知曉至於本方之事遵其所判適遇一清水教

至毛口傳道廷美屢慕生後之福遂以此教爲正遽入之後克盡厥職時年已三十有八矣咸豐元年鎮甯屬有數戶信友移至毛口住居種田度日有一楊姓者以廷美爲鄰一日美之弟荷鋤往耕路過楊姓之屋聞有念經之聲遂詢楊姓曰爾係何教曰此天主聖教也美弟向求要理一卷楊姓給以理證書一本美之弟獲後遂與其兄覽焉視畢即還此書與其弟曰此書有數端未合於禮可往問之其弟以告楊姓復與眞道自證一卷廷美細心閱後遂覺前疑已冰消矣自云此乃正教也未幾

遂入聖教。自此信根堅定。盡改前行。即以此教以化其父。世事棄如浮雲。本境之事置若罔聞。是此篤行恪遵規誡。其父至終受洗於李牧聖名方濟各。彼自閤宅進教後。竭力勸外教者每以實言善導之。未幾而被化者約二百餘戶。略而言之。三分中有二分係屬夷人。亦有數戶漢人。俱由各處駐劄。其初往誨者係羅牧。此牧見人數甚眾。喜之不已。因魔嫉妒。謠言四起。卻稱教人作叛。指控於官。遂有無信根者仍蹈前轍。亦有移至毛口等村者。未久風平浪息。李牧即往彼處。堅其信友。不數載有貞

女林昭者。往彼教訓幼女。其後李牧見伊熱心。超越乎眾。遂與之受洗。聖名熱羅尼莫。夷人素性嗜酒。伊亦如此。因梅牧阻之曰。飲酒過甚。實難救靈。次年有十數人前居毛口。後移粵地住居。欲至故里看望親友。既至廷美。見之黽勉相勸。使之敬奉上主。且云汝等至彼地。以此道教之。有願入者。予必至伊境訓之也。即日已有八人棄邪歸正矣。時上主之安排正值馬牧自廣東抵粵西。因聞泗城府有信友一戶。欲尋之。廷美已悉馬牧至大山。遂謁見馬牧。即云爾將前至粵地若尋獲此戶信友。次年

牧必與爾偕往。時粵地亦有數十戶已入教者。此眾聞之。隨差三人往接廷美伊聞之。卽刖馬牧起程。卽至粵地與伊等偕居。馬數月餘。令幾人往迎馬牧至西林縣屬之小村白家寨時聖母始胎之日也。於臘月中旬。忽有人呈控於縣主。陶官詐言信友作叛。縣主速提馬牧廷美等以良言相慰。且允宣教於郡內。時諾貢爺已入教矣。後廷回至毛口意次年轉粵。忽聞馬牧獲致命之榮。遂時憂於心矣。及往永甯州誨信友。卻遇兵練向伊云爾偕吾往宣爾之教於大老爺。遂引之同途。豈料至署被拘於獄。越八月後。其子盧亞高至署替父呈訴。詎知一至齊禁於獄。逾月餘。官知此乃無辜之人。至年終。概釋之。美聞其子毀異教偶像。遂深斥之。出獄後旋至家。途遇奇形光現前。及抵毛口。謁見李牧。卽陳途中所見。李牧曰此天主賜爾之鴻恩也。廷美見信友雲集。與眾議立公所。以便誦經。信等與異教較眾。異教中有盧朝元者。係廷美之叔也。先已欲入教矣。後心生多嫌。反視教如仇。遂造無數污言以辱信眾。且捏控信友任口出言。稱天主教人作叛。戴綠枝廳主。遂起程卽抵毛口。信友雖悉此事。

亦不知來者爲何。即無驚遁之意。官至已晚。盧三即至住屋假以衣冠以便謁見。盧三既往未久而官卻命差役數人至廷美與王炳之宅。官即多端訊之。二人應對如流。毫無恐惶。問爾姓甚名誰。答名盧廷美。問爾奉天主教否。答已奉多年。問此教本屬虛假。本國亦有教崇奉。何不速棄之。答此教爲眞爲正。有憑可考。安得爲假。無所疑也。問本府念爾乃一書士。何以定從此教。豈不謬哉。可即悖之。答教中所爲行善避惡。至於國家之律一體恪遵。今何以反令民悖棄耶。問爾師爲誰。答並無他人。問書向何得。答小民買獲書理。當然遂恪遵之。官云廷美吾有所憫於汝。曰吾志已定。甯死不悖。至此官亦不復言。尚未加其刑具。延美至家。已更深矣。勸妻子一番。後即安眠。翌日其官輾轉躊躇。猶預未決。時盧朝元以計引誘使之定案。萬事有吾躬當。官遂允之。腊月十四朝二人行至河濱。偪一殺場。斯時差役捕獲盧廷美王炳及貞女林昭並教友六人。其中有楊姓者。官問數語後云本府定爾之案該不爲錯。答大老爺以天主教定之本不爲錯。時有刀斧三人將伊等引至河濱。官坐轎同行。押廷

美乃伊之親家名蕭大漢對廷美云爾無怪予廷美曰不能怪
汝可速問斬即至一株大樹下廷美即云至此足矣遂俯其首
刀斧手利刃一晃已斷其首矣後以其首懸於村門外以示衆
差役即脫其衣而露其屍官去後其屍爲親眷葬於村之相近
榮升日係咸豐七年臘月十四日也彼時毛口信友惶恐至極
已背正教而無有信友之跡官命折毀一空書卷聖物付之一
炬嚴禁信友經文雨載後教友依然行不倦焉其廷美在生時
所行者溫良恭讓之德所務者救已救人之事其言行亦足以
爲吾人所法於今爲主致命而享眞福是亦所可敬者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可敬王炳生於嘉慶十六年。家住省垣。三官殿之處。聖名老撈佐。其親原來奉教多年。終身產生姊妹七人。王炳居六三歲時。風波大作。上諭通行飭令各官禁聖教。此時信友被捉獲者甚衆。其王炳之雙親亦被提至法堂審問。口供全無。不過官令伊等背逆聖教。因固執不從。即後所辦發遣依力口外。永不回鄉。可憐丟下子女數人。歷盡辛難。實慘至矣。但王炳之親雖受此難。亦甘心忍之。含悲而去。路遙之上。幸主庇佑。俱獲平安。及至

依力在此數年。蒙主恩召其靈魂。是時王炳之同胞數人。年幼無知。惟伊之長姐。稍知事務。見雙親此去。姊妹無依。誰人撫持。無奈自理家庭照管弟妹。王炳漸大。投師受誨。彼姊妹數人在家習針線。光陰易度。伊姊出閣於李福生爲室。數年後。即生一雙兒女。斯時又遇風波。伊姊及夫發遣於外。丟下一雙兒女無人照養。王炳見姐一去。遂自思姐從前之恩。撫伊成人。遂替姐照看雙甥。撫育成人。以報其恩。王炳謀父之葬。依爲皮蛋生業。日進銀錢頗多。積有數百兩後。嫌此業皮薄。欲另改行。即與人

合夥將銀交夥至雲南販貨誰知一去不回遂銀物兩空自此逐日漸下衣食不足想盡方法怎奈身無半文只得下力糊圖度日後爲百般生意不能遂意千方歷盡後爲脯出售養活家口其妻見伊爲此意生厭勸伊改行後慰室曰富貴生死全在天主掌握無强屈之理倘上主賞賜更加謙遜不與亦無生怨當順主聖意而已至咸豐三年侍候童牧不久分發各處看顧信友是時常有風波聖教危難但王炳素與差役往來倘聞風聲即令伊往外逃匿至風平浪息方回故里顧盼信友甲寅年

奉楊牧之命令伊至甕安平越等處堅固教友倘在教病故禁用異教之規與衆商議照聖教之禮妥辦乙卯年其甥女病故即思伊姊之恩未及酬報惟虔心爲彼誦經早登永福之域也丙辰年至普安廳宣明聖道引導百餘人入教事主出省以來兩年之久欲回家料理妻兒時在丁巳年冬月之初及至毛口暫居一時論道訓衆即抵郎岱之地風聞省道掠劫甚衆生畏惧正慮間忽遇盧廷美即挽手同至毛口村至數十日之久建立教堂訓誨信友忽遇盧姓誣告累及於伊腊月十三日夜間

官至毛口令差提盧廷美及伊二人到案並未上刑具先提盧廷美審問一番次問王炳曰爾姓甚名誰答姓王名炳問爾奉教之人否答我奉教自父母先年已奉至今我亦奉之問爾係何方人氏答我是貴州省城生長人也問爾至此所爲何事答實無別事在此教數蒙童而已問學生幾人答有五個問難道此地無人教讀乎爲必定要用爾遠方人來教麼答係伊等請我所以予纔教問此時已近新春爾不回去過年乎答我一心要回因聞路上搶劫甚眾有所畏懼故終留於此也問倘路途不靜予派差送爾可乎不可乎答謝大老爺之恩後即退堂立時轉身回家夜已深矣此時王炳未知死期將至未曾提防是夜毒徒唆弄於官官將二人定之死案以絕禍根次晨復飭差提二人至法堂前官判道本廳定爾等之案皆不爲錯此時官分咐差役命伊等分列左右三人依令王炳在中盧廷美在左林昭在右炮鳴三下即推至河濱立時斬首三人爲主致命矣時首級懸之村外示眾官以差役退往眾信交將屍收殮安葬時咸豐七年臘月十四日也去世於五十六歲可敬斯人捨

身忘已。爲主致命。特立善表。而爲吾人模範。宜思暫生短促。使常省惕。小心謹愼。虔心事主。終不改變。日後方能同伊等致命者。享榮光之永福矣。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可敬林昭聖名亞加大生於嘉慶十九年原居馬場距安南百里之遙其父名國香母尹氏先年雙親原屬異教素行鹽生理本性剛強爲事公平無所歪枉因蜀省風波大作衆友往外逃竄不敢回鄉即有一信友逃匿於外行醫至馬場即見林國香素行正直遂以聖教要理引導於他林國香已聞之下左思右想實係眞正無疑嗣後回心轉意崇奉眞主入教恪守規誡滿教友之職其地無入教者惟林國香一戶敬奉天主倘遇途中

信友款待甚殷其妻忽然病故室中無人料理續娶一妻所帶一子名林文亮此婦至伊膝下產生一女取名林昭下地三日後被地隣殘害妄控於縣署被官拿捉到案問徒於龍里縣在此三年方回故鄉至家之時見此女像貌不凡聰明俊雅其父甚愛至漸長時請一老婦教誨受訓未久讀書甚廣此婦見小女伶俐越衆恐已之學教之不下遂對林國香道弓投師教讀其父聞此言卽請俊士教讀兩載父母將伊許於信人昭聞之後卽對父言終身獻於天主許愿守貞至死不能出閣父聽伊

之言決守童貞即送至省垣顏姑婆門下受誨斯時年方十八歲至省垣兩月之久風波大作在館眾女父母接回本家惟林昭一女侍候顏姑婆直至龍平場在此兩年聞父在家受異教之害心中難忍即奔回家庭看望父母時已二十數歲至室見屋一空難以度日自此發憤用工爲針線出售奉養父母白日做工夜來看書至己亥年其父身亡母女二人在此不便守規因無一戶奉教惟娘母雙人即後商議移至三吉箐居住距鎮甯州二十餘里此村有教友數戶熱心敬主母女在此謹守規

誡訓誨婦女不數年其母卸世升天時川省劉牧主村眷顧信友遂見此女恪守教規常領聖事有意請伊至各處堅固教友此時又遇眾信公舉此女教讀劉牧聞之趁此請伊承領之後即分派於大堰田教誨訓人一年之久至馬鞍山設館教讀訓誨婦女經文要理此際興義府亦有數戶信友無人教誨聞音之後即至興義府西門外景家沖教讀其有可敬曹依溺斯亦在治下受誨各處教讀有數年之久即轉回本村教誨寨中信女時遇白主教至村眷顧信友鑒牧見女行爲端正暗思道中

國女子難選一人及之因才德兼全主教有意請伊在村中不數日即回省垣後修字示諭令伊至省照管經堂教誨信女誦之下立意至省遵牧之令孰知白主教蒙恩升天此意遂止後童牧聞此女素有才德亦付信令伊至省教讀閱信後即至省誨讀在堂三月之久眾女侮慢其中難牧明告童牧即回本村甲寅年復至馬鞍山堅固信人年餘遇馬牧來村眷閱眾信後見其德行即命伊赴廣西即告馬牧曰吾屬女流有所不便後另囑覓貴前往彼處看望教友林昭即看興義所屬馬鞍山

大坱田荒田景家沖及大山泥盆板江白馬洞等眷顧信友倘教友見其講道德行能使改惡遷善冬月之時仍至毛口教伊等領洗之要理誰知全是夷戶本性多愚不明官話此處宣道數月全無一人識明此道見此情景枉勞心力遂至馬鞍山顧教友時乙卯年常往各處教誨信友年將盡矣次年及至省垣有數月之久冬月方回毛口及興義府等處復至本村亦還風平浪息孰料臘月內有本村毒惡盧姓至郎岱廳妄控聖教謀叛之情官閱此訟即發差役前至毛口臘月十三日夜深方至

官令差役提盧廷美王炳二人訊問十四晨又令差役提林昭臨行之時與衆友曰予去片刻方回爾等烹飪如故是時已知死期將至不敢遲延隨帶銀二兩正携白姓之女同去至法堂後卽令幼女回家時林昭挺身步至公堂見官之面曲膝低頭官惡聲道跪下去官卽問爾姓甚名誰答小女姓林名昭問爾係何方人氏答安南縣所屬名馬場者問爾至此所爲何事答至此特因教誨小女經典道理問難道毛口之地無人教讀罷要你這宗婦女教誨爲必你還比我更明白麼但只是你教伊

等何書答我教小女子學習聖教書籍要理代習針線問爾教何書答係經典道理書問你傳伊等進入邪教壞他等本性但別事我不問只問你丈夫何在答我終身守貞並無丈夫問你守童貞敗壞人類爾該出嫁傳生後代答言之有理不該守貞爲何建立貞潔牌坊官發怒曰爾胡言卽該死的斯時差役明知已定死案不能復生卽扯伊之首帕遂語差曰爾等不可送行近來乃是寒冬之時天氣凍冷爾等留與吾過寒既雖要死待死方取不遲時差役發怒將伊頭髮連黑繩細綁於手因伊

乃是女子腳行不便難以急走差役見伊行路遲延吆喝一起推推挪挪行至法場將脫衣裙伊言云我甯可死千萬回受千百刀都不肯脫衣時斬首官聞此言怒氣沖冠隨手砍伊一刀時林昭及反目看視兇手急連砍至九下首級落地是日有盧廷美王炳一同致命此時差役當官之面把衣裙脫去官雖在此全無愧色時豐七年臘月十四日卒於四十三歲時將三首級懸於村外示眾安停已畢官卽起程嗣後眾信將屍安葬至今亦念念不忘也論可敬聖女之德筆舌難敘略題數語俾眾

信效法之因雙親惟生此女一人臨地三朝其父被控問徒他方丟下此女歷盡辛苦稍長入館攻書甚勤俊秀越眾其已之情剛强每常押伏倘遇富豪及驕傲者並無屈已之情其性依然如故在人面前謹愼最嚴百問百答見貧賤愚蒙者必加矜恤待之無親疎之別爲事小心素不多言遇受屈者公平與人分收會內之銀係爲善者不能妄用平生只惡衣菲食而已無能太過有往來靈牧敬之甚重因知靈牧者代天主之權或安排別地往顧信友及別之事不敢推辭總以歡喜聽命爲

務。倘天降大雨不辭勞苦跋涉艱難常往信友之處論貞潔之德最嚴禁會男人。不敢相親逢男教友亦必論道。守貞之女宜以此爲模行之。不可戀世物而德行有虧。有名無實。後失榮樂之所。但可敬亞加大爲主致命。至今在天庭永享榮福之神樂矣。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可敬張有揚聖名若瑟原住於川省生於道光十一年其親早已入教事主自幼之時送入學館攻書年紀漸長稍識書理牧復遣至納丁學館攻誦數年即至貴州遊學風聞六沖關有一學堂適赴堂中仰求靈牧收留攻讀棄絕世俗願奉事天主准伊所求即將堂中出入賬目交伊代管素知醫理代洗嬰孩甚多倘逢教友或外教人恆論要理勸化引導廣辦公事無訛適靈牧見其勇敢異常即派與孟牧往毛口遷葬致命數人之骸

忽見此骸喜從心起即與牧曰倘予蒙主恩招給予剛勇能效法此獲致命之恩豈不美哉牧戒慰曰人生斯世性命在天主掌握非人能專權或生或死隨主聖意不宜妄思彼時遵命遷葬畢復回堂中誦讀是時青岩姚家關大學館成就牧派張有揚及數學生往他處誦讀公義在此不數月境內紳董接撫憲公文欲絕聖教前數日先喚眾生以巧言餐哄群眾不從復放回堂中適尊長神父即派伊至省垣將諸事情由呈稟主教復回青岩堂中不甚遠忽見兇党各持器械未知所為何情彼時

仗胆挺身。踵至堂後。即下馬以視動靜。突被兇党將繩綑綁。送至團首處。禁於寺中候交紳董屢用巧言煽惑。矢志不從。此等果敢之人。亦不枉爲湖海之士。只因多見多聞。倘遇引誘訕謗者。亦能辯駁分明。在其中常扶持同寓諸友。堅其信德。講論天國之樂。囑伊深記於心。不可失望。縱然一死。萬不悞悔。但每日之間。屢受萬苦。及饑渴之慮。是時修書於諸友云。雖吾儕被禁受患。乃上主所加之苦。爲補予之前非。亦爲明証聖教之道。代肅予函呈稟主教。仰主教寬懷。吾儕所受之訓。謹記於心。即縱死亦不能改悔。至次早在六月二十三日。解至北門外向兵曰。待我把經念完。纔開刀取斬。時在咸豐十一年。甫將半世卸世。爲主致命升天。今居天國。吾人宜可敬可讚者。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可敬陳章炳生於道光十八年。歲在戊戌。住於羅屋屯之地。屬新城十數里之遙。其父原於夏家生長人也。因雙親夙故。年幼無依。後接與陳姓爲繼。卽與之緣配。所生數子女。嗣後陳姓主家不正。厚薄不均。又縱親貶疎。適見其景心志不服。但敢怒而不敢言。卽以妻室兒女一概拋棄。含悲往外逃身。素煉丹採藥療治病人。如此數年。無面見江東。其父將伊室另醮林姓爲婚。留子女在堂繞翁膝下。不料繼翁身故。丟數孫女無處靠身。其

室見其親身之骨脉。携同下堂。適甲至新園馬場之地。幸遇教友王先生講論道理。挽回其心。自斯入教事主。以後兩年有餘。偶遇李牧至馬場之地。眷閱教友。彼時牧見其行爲端正。虔心敬主。李牧卽問其情由。甲一一告訴明白。又言虐父將室另嫁。隨代子女至今欲回未能也。牧諭之曰。雖其室被翁姑嫁。但其子亦能歸趙。甲適尊牧令。卽往林姓取子。隨甲遊方行醫數月。後付於李牧。發至興義府學堂攻書兩月有餘。其才德超群。李牧見其聰俊。後同至省垣。投於楊先生門下。當是時年甫十五。

方受聖洗。未久復上六沖關苦誦經史數年。格物精明。彼時伊父入館看望。欲携子同行。以爲生理應之。曰否。惟願父將母挽回入教事主。以滿此意。其父聞之依伊之言。即回故土順子之意。再三以良言勸妻回心轉意。伊不從。後娶朱姓塡房。此情姑置不論。且言姚家關新建大堂爲讀公義之所。陳章炳彼時蒙遣此處諷誦。至此不久。時在咸豐十一年歲在壬戌五月初四日晚間。彼地董擒獲解至總圖。即叮囑曰。爾等之教已被田撫憲之公文禁絕。爾教予勸爾趁早悛悔。以免受患。示畢復回堂

而去。至次早陳章炳復被捉拿拘在寺內。修書於長上及同寓者。略言云。其被禁實受饑渴屢遭毒害。時被役人唆弄誹謗。其萬狀難言。當此污辱之際。惟求主庇佑堅定其信。幸勝此仇。未投羅網。未知將來如何了局也。在禁中四十有八日。即解至法場斬首去世。時西歷六月二十九日辰刻升天。如此少年之士。能克此謗辱而勝其饑苦者。皆由於深信於心。堅定其志之驗也。已蒙召爲主致命。但吾儕有視其言行。聞其事跡。當效其法。處心事主至終至死不忘矣。

可敬羅若翰偕室龍氏住於高寨之處本係夷人其家頗爲身度自幼塾中諷誦略識其中意理即棄讀務耕代設帳教數蒙童素與他人包攬詞訟分攸曲直不平年至而立之際因聞石頭寨韋姓已入聖教特往他處觀看眞假踪跡將至之餘韋姓即與聖教要理提醒於他使之渡出迷津適伊聞之後自思無疑心志甚悅願同入教事主自此以後每遇主日占禮不畏途遙走至石頭寨韋姓之處適功誦經及至次晨靈牧見其事主遂能虔誠即付之以洗滌之恩自此受洗之後其昔所有作之逆事概行棄之素識葯性專務診治嬰孩或在凶險之中使之付洗而獲原罪之赦如此三年復遷至姚家關租經堂之地耕種彼時即遇興工建堂靈牧見其行爲誠眞端正即將堂中各務交彼照管自承領之後盡心竭力捐工修造學塾既已落成遂有數人諷誦公義不幸忽遇紳董喊去巧言唆弄挽回其心背逆眞主彼時書生如持管窺天適心志悚然無主無言答對羅若翰即以眞道一二告知云況吾眾崇奉天主教並非謀反

叛逆爲不法之端倘要我衆背悔惟有取項上首級而已彼時團首等見其矢志不從即放回堂中而去至五月五日復被團首提究差兇党數十名綑綁信人適語之曰吾人並非爲無法之事與反叛爾等將吾綑綁所爲何端況予奉天主之教正大光明有根有源人人共知其所行所爲實不似爾等旁門左道者之事而今既要正教之人不必上繩自願同往聽其所辦耳至之時即禁寺中不料身遭毒疾痛苦難言適有其妻往寺中看望其夫悲號至極向夫曰爾禁寺中將來不知如何了局倘

一命喪黃泉丟下妻室子女倚靠誰人慰之曰妻無遠慮今予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無非爲主榮光自甘忍受此苦倘予性命有損賢妻及子天主自有庇佑可獲安泰時有一仕假意憐憫云予實不忍坐視特來勸汝背悔倘具一悛結可獲保全性命也應曰縱死亦不能改悔記拘禁略四旬有八日時咸豐十一年歲在壬戌六月二十三日解至北門外斬首去世升天其屍葬於姚家關處錄其所爲以揚萬代矣若有信人看可敬羅若翰之行實者宜牢記於心以堅其信根始終如一方能償

但在永福之所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可敬王羅氏原居遵義府之地後遷於青岩多年矣平素租坳塘坡之地耕種度日不料丈夫身故並無子女獨自一人冷坐空房惟有比兒二人同處因素行不守分王氏屢戒不從即拋棄猶子另租塘上牌坊腳房子三間每日辦草履紡綿花代安寓客商款待甚殷時至咸豐二年偶遇侄壻黃姓將聖教道理勸與同行初聞斯道即心志湧躍復遇胡牧抵姚家關閱視教友羅氏即往他處看望踪跡適見牧捨西顧東不憚跋涉爲救衆生又聽牧論道越動其心即眞切拜主入教嗣後勤習道理常以道理開化猶子同進聖教聖誕將至自備盤纏手執戟鎗獨自一人趕至省垣赴禮彼時牧見其道理精熟敬主虔誠與之付洗是時取聖名瑪爾大因昔日聖女亦在路旁開店覓仁厚德特取之爲主保以表其行自此以後更加熱切每逢大瞻禮之期不憚遙遙必至省慶禮如此數年看淡世物家務全付於比兒稟牧願詣省烹厨不受工資惟圖救靈便益復派至北堂看嬰孩如慈母愛子並無厚薄不均素性剛强無容他人少

傾原好。亦知不念舊惡。因此眾人敬之。如慈母。如此兩年。復派至青岩納丁學堂厨辦。不幸五月五日渾然風波大作。猛遇信德之仇。擾害聖教。捉拿信人。時王氏正上市販物歸回。離遠忽見兇党捉獲堂中數人。解至紳董禁於寺中。是時欲見未能。半月之久。日日往視紳董禁止。覩面嗣後手持刀斧踴躍至寺門前。喚禁子開門。倘若不開。即以刀斧伐之。禁子聞言。却生畏懼。遂將門大開任其出入。適在堡中駐紮素識雷親家之宅。終日竟調送寺中與信人充饑。屢與之漿洗衣服。至六月二十三日。

正在河邊漿洗。忽聞堡中鳴炮。旁人語之曰。爾之先生死期將至。爾然何胆大不匿。伊聞斯言。心似劍穿。急至堡中看望途中。偶遇兇党耀武揚威。儼然曰。田撫憲今有令劍交於紳董要禁爾之邪教。爾可悛悔否。應之曰。予之先生死得。我亦願死矣。但此衣服。乃幫他人洗之。待予回店將物歸趙。至了雷宅。眾又問曰。爾實悛悔否。雷親家即勸曰。倘說一悔字。吾能保全爾之生命也。但爾之心思。如何復答曰。甯死不敢依從。任伊等所辦而已。眾人聞言大怒。即將繩細綁與數信人。齊解至法場先斬數

人卻世。時旁兒党大叫道將王羅氏齊斬。彼時監斬官憐其年邁不忍動刑。復解堡中。適在北門洞等候斬官赴問紳董曰斯婦可斬否。董道齊斬莫似斬草不除根。盤芽又復生役聞斯言遵令齊斬一人不留。是時復解法場。其心懽忻踴躍俯伏於地。刀斧手舉刀三下首級垂下。時在瑪爾大主保占禮之日。時年將耳順蒙恩升天。可讚瑪爾大雖前五旬之際。未能入教。但素行端正朴直殷敏。後蒙天主聖恩招入聖教。全守規誡。穩其信根堅定。雖臨期已至。甯捨身爲主。終不能改其心志。倘有視此

者雖不能如伊之捨身爲主。亦可效其信也。



可敬文牧

一十五卷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文靈牧聖名伯多祿生於道光十二年歲次壬辰係法國生長人也自幼入學館攻書性情伶敏日進於德長後才智兼全蒙主招選於咸豐八年歲次戊午普陞神品即發於華夏幫辦黔省傳教務初閱唐二坡等處後遵令閱開州之信友在此處未久忽然風波大作文牧遂被毒吏戴祿枝捉獲解至轅其後受盡諸般苦況其苦實筆舌難敘時即將文牧雙手綑於馬尾之上文牧偕馬踴躍於街市之間此際侮辱百般牧甘心忍受全無怨言適官見牧不從飭令脫去衣服使之赤身即時定罪斬首示眾時在咸豐十一年臘月之內為主致命升天斬首後即是日夜其屍暴露於外後為猛獸噬之再言牧在刑法之先與惡吏道予所傳之教無非勸人行善避惡而已此必眞正無疑之道若爾誅予予無所怨只恐諺有之云善惡終有報忽然未幾寇賊入城毒吏果卒於賊人之手自此後家敗人亡東逃西散乞食度生在於同治六年內有一乞食至省垣南堂外口呼賡莊自訴昔乃官門之人也於今寇賊肆虐以致流落

於此當此苦況伏乞善士施下惻憫而提拔在難中者適聞斯情胡主教惻然憫恤以收入堂中其後細查來歷始知係載官之媳也即令在學堂操習道理使之同入聖教由此視之實係以德報怨也此乃罪人不戮而反加之以恩其教之澤不亦大且深乎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張天樹言行考

可敬張天樹聖名若望住於開州夾山龍之地生於嘉慶十一年祖父遺留田園每歲用糧不差素行朩匠手藝忠朴正直娶親數門遺下子女十五孰知夭壽不齊惟留男女一雙視此名利子孫一概是虛其後立志修行出家自思丟下子女無人撫持料理則家必敗遂自建家祠一所入內克己修身爲本素與隣居和好並無雀角之爭倘遇他人危難之際恆以之分憂相近者無不遵仰年至五旬之際蒙主默啟明達聖教要理時遇唐姓教友遊方傳道辯駁左教之僞當是時伊亦聽之便覺有意即定志改舊更新後入聖教以慕故鄉復與唐姓詣至省垣從拜眞主厭棄邪說素聞之道理依之而行自斯際回至家祠即將龕上木偶邪神等俱扯粉碎另換主牌自此以後勤習道理謹守規誡每歲詣省垣仰牧付洗滌之恩其心之所仰望者如饑渴者然彼時引導他地異教者有二十數戶同奉眞主鑒牧聞音之後即派文牧詣他地眷顧新進教者雖文牧不識華語亦不推辭遵令而行辛酉年詣開州等處但遵令至此眷閱

信人。未知伊等之賢愚。時幸有張天樹。侍候代教華語。常溫習理言語之間。卽與牧曰。可嘆靈牧不辭危艱。自遠而來。往愧無高樓大厦以儲棲止。惜無旨酒嘉餚以悅口腹。仰牧海涵。倘天主格外施恩。與牧諸德開化異教心目。俾之改舊更新。一體同仁。倘從者漸眾。在郡中販屋一所。以作信友通功祈禱及靈牧往來眷閱之地。倘獲如此。豈不美哉。是時紳董聞此風聲。卽至州牧處。巧弄刁唆。恐聖教久居郡中。感誘士庶人民。仰請戴祿枝卽早平息。以禁將來。其交牧風聞此音之下。無所畏懼。以憂

爲樂。但張天樹入教已久。未曾受洗。直至壬戌年孟春月望日牧視其道理精明。功德日進。卽與之付洗。取聖名若望。次早承牧命。及與傭人陳若望往市購物一路之上。並未受驚。無所消息。買物卽回。忽然遇戴祿枝虐吏不分曲直。惟聞一面之詞。意起不良。統帶數十惡役。詣張天樹之宅。突見雄兵蜂擁而至。卽速告牧曰。仰牧由後路逃身。應曰。生是一路。死同一處。卽千刀刺亡。隨主聖意。聽其安排。逾一時。信德之賊闖入府庭。有如狐假虎威之壯。張天樹見事不佳。叮囑役曰。爾輩不可胡行。旣要

鎖拿只繫吾一人。諺曰家無全犯。況斯人至此。乃係爲實仰爾。不必驚嚇於他。毒吏聞言不分主客。將黑繩齊上解至法堂。審訊並無一言悔改。是時兩班差役憶昔意氣不孚。侍側相慰曰。惟失一志。卽脫重刑。有何不美。應曰一臣不事二主。尙逼予悔。甯死萬刀之下。但悔一事。惜乎先年未曾入教事主。惟悔予入教之晚也。今旣獲眞道而肯失之哉。虐吏怒曰。如此硬心之人該問斬刑語曰。謝主隆恩。後推至法場。向頸刀斬三下而亡。其首級懸竿示衆。時在壬戌年正月中旬日。去世升天。可敬張天

樹！入教未及數年。尙能有此剛勇之德。捨身爲主。致命。吾人略效法之。其可也。

可敬吳老公聖名瑪爾定家住於貴州清鎮所屬猪場堡之地生於嘉慶二十五年歲在庚辰其宅入教已有年矣久居此地務農勤理本業處心事主因在弱冠之際歲在庚子時娶孤老院中信人之女爲室此女自幼閨訓荒蕪未曾領有所教是以于歸之後背逆教規其彼雖有教友之名却無教友之實不行正道群居終日不理家務詣男屋數日私逃院內數日後馬爾定往院迎伊苦口相勸後復回院中而去迎之弗至馬爾定無可如何只得移至黔垣居住順伊之情此地經營數載屢以良言勸戒見其室怙終不改前惡自庚戌之歲呈明主教意欲往外尋覓失群之羊專務臨危之嬰孩俾之怡當而領洗以獲原罪之赦主教准此即派至清鎮等處此人自幼爲農稍知要理雖伊淺見薄識常儘其量殷勤論道闢邪從正代洗嬰孩無數復至都勻府開導異教者突遇毒夥捉獲交於郡主受盡劇刑復加雙脥跪於紅練之上昂然不悔從早至晚刑方止拘禁獄內數日之內始得開放又至遵義府尋覓在危之嬰孩至乙卯

之歲復被捉獲送至遵義府衙內提至法堂先令拜其偶像固執不屈反叱笑官曰但斯偶木卜所犯何條久禁於此無年數矣況吾平生未犯何罪惟奉天主之教爲知恩報本此罪重極否若無錯正必不從邪也復審供不知其何辦後押至省垣審訊而口供如前並非無法之徒無條可誅嗣後蒙恩釋放後抵平越等處眷顧信人當是時也各地未甯寇匪四起雖各處看顧嬰孩凶險尤眾時瑪爾定曾有一次在甕安地境覓在危者之嬰孩此地人民即以伊爲賊匪遂各閉城門捉拿幸未擒獲

夜間即將繩由城上吊下伊附之而下始得逃脫此難是後仍復回省垣至辛酉之歲蒙遣開州處堅固新入教之信友因年將畢復至夾山籠次年仍至開州此時平地生波正月十五日被捉獲送至官前即遇戴鹿芝虐吏屢次毒害聖教聽聞言係奉天主教者後即定案推至法場斬首去世其級懸竿示眾時年已四旬有二矣按歷在壬戌年正月十五日爲主致命蒙恩登天域可敬瑪爾定有視伊之行實者宜略效其所行且看伊居世之時愛主愛人深切故遇數次險危困苦之際全無計及

所爲如故。不以甚微之苦而廢莫大之功焉今在天受無窮之福。吾人自思宜效法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可敬陳若望原於西蜀成都人氏。其親素行生理。家頗小康。但終身未授傳道。不識崇正佳否。故行爲端正。屢積錙銖。後生子女一雙。其子幼年入館攻書。略作詩賦。不幸雙親亡故。家貧如洗。即傭工度日。其姐早已出閣與宦門之子爲偶。後生一女。其姐兄連步登程赴黔省。補受不幸短命死矣。遺下母女無所依恃。亦無兄弟親友可望。彼時展轉思之。誓不再嫁。即進尚節堂。苦工度日。陳若望適聞姐兄已故。丟下姐侄依賴何人。故不忍踏肩之情。不辭途中風霜拋去故土。赴黔顧姐侄。幸遇其姐已入尚節堂苦工撫侄矣。見其姐已入節院。心甚不悅。時在省垣。經營與信人往來。欲習正道。屢次聞友講論要旨。即同入教。崇奉眞主。自入教之後。虔守規誡。眞切奉主。彼時梅牧見其傭工無情。即遣伊至安順府帮易先生厨辦其有年餘。復回省城傭工養身。適遇一新任文牧無人侍候。即請伊同伴至開州等處眷顧新進教之友。適雖身辭姐於外。而心常思於內。思之者何。慮其姐之被惑未入聖教。不識將來落於何地。故心時刻不安。

其所行所爲視教會如已矣不似而今之人雖身在會內之中不能忠其所爲而反務於外也斯人素性固執言語不睦因其忠正朴直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不料風作浪起突遭戴鹿芝隨帶數十兵役人捉拿到案適遇文牧派伊與張天樹赴市販物回宅未及提防猛被惡役鎖拿推挪而行一路之上受盡萬苦送至法堂口供全無卽與文牧偕教友等俱受斬刑時在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正月十六日卸世升天可敬陳若望吾人宜效其忠心且視伊入教未久而卽侍牧見此兇惡困

苦之際不離牧之左右畏避無存於心剛勇恆具於懷後捨身爲主致命是亦可敬可效者

易貞美言行考

可敬易貞美聖名路濟亞生於嘉慶十九年臘月十八日家住於西蜀黃東城綿州之地其親原居山寨年深爲農耕耘素嫻丹採藥專治病人自幼心身清潔不欲結緣後入山門削髮爲僧不久數年依然還俗娶奏樂之女爲室後產子一雙令嫒三人即遇司役遊方宣道聽之有音回心向善決意入教事主同行正道其易貞美已係嬰孩洗幼稚之時已字他人自入教以後將是女投於田姑婁門下攻誦書文日漸覺識其中之理能別善惡及貞德之高下自此決意獻身於主至終不改但其親已字他人未能退悔即思良策以退之後假作瘋者然其夫見之心甚不悅果急退之自此依然如故日進於善十五齡時復在顏姑婁門下苦誦數載道學甚精至弱冠之際秉文家住即與爻寒二兄同居每日習針線度活未久室如懸磬與兄議道兄妹久居斯地覓利甚艱日漸家敗將來難度生命可遷於黔地住居其兄未知可否無以應妹之言當是兄妹偶沾疾病臥榻不起尤覺艱難方移至重慶劉牧視其才德兼優遂遣於臨

江門外。女院教讀三載。後忽聞人言。遂至南滇省。及至之時。主教復命仍歸故里。即抵重慶。依然在院教讀。此際易次寒冷。且萬事如意。衣食易度。未數年。常爲經營不能取利。後覺困危至庚戌年。遷至黔垣。幸神庇佑日食。頗過數載。餘其母卸世升天。至癸丑年方抵重慶。移其全家。彼時亦有七戶同至黔垣。此女至之時。胡主教視其德行狠佳。虔心事主。即請詣童貞院教讀年餘。後派至平越甕安團坡等處往顧信友。數年之久。忽然平地起波。城鄉人民全被土匪擾害。男女老幼皆往外地逃身。是時路濟亞在此閱信友。忽聞其事。假作乞丐亦與之逃外。避害途路之間。偶遇與兄相識者。即送伊至省垣。復進童貞院教讀數年。是時聖教廣揚。信人稠密。其兄素與仕宦相知。而仕宦之婦易貞美亦與之接交。每以要道引勸其後。遂出院及與二兄同居。次年歲次辛酉。胡主教派伊看顧教友。其兄阻之曰。去歲方出院歸回於今復去。幫之爾有何容面見人耶。應之曰。主教差派實不敢違。昔吾主所言聽伊等之命。即遵主之命也。言止即起程。抵羊場犀頭岩等處。眷閱六月而歸。當是時也。開州地

境蒙主默啟幸有數十戶改舊爲新入教事主奈無司役領袖者至壬戌新正上旬蒙文牧遣使詣開州等處堅固信人至此數日風波大作死生迫之期文牧及數教友被信德之仇捉獲送於戴鹿芝刺史署內審訊之後推出斬首日暮之際路濟亞俱捉入城忽見文牧之屍始知捨身爲主榮光明証聖教視其刑五中俱裂已識已之期相近將身發於官媒暫居一宿至次早張信人之女上前會晤將父所受之刑一一告訴於伊適聞此情毫無懼色告囑此女曰爾之父幸蒙主召於今在天享福

爾居此世亦可仰爾父代求上主加爾諸德虔心敬主終不忘也斯女應曰子承爾諭之言謹記於心而今牧已卒諒斯吏必施惻憶恐其開釋亦未可料也曰牧已故吾安能得逃乎惟候定案而已今身邊如洗無所爲記憶惟有念珠苦像各一具此物交付於爾煩汝付於二兄見此如見其人也倘予蒙恩升天亦常爲伊代求上主保其形靈康泰日後同享天樂正言之間突見兇党各執器械耀武揚威闖入堂喝令以黑索上於頸項拉扯解至法堂州主曰倘爾悔教即能逃身若不改悔宣定死

案答曰今年予四十有八矣諸事視如浮雲惟眞切認主果誠無訛今至斯際任加其何刑自甘受之忽觸虐吏之怒令脫去衣服卽應之曰人皆父母遺體並非畜類倘脫予衣甯死萬刀之下嗣後强脫去外衫留其汗衣衣之再慰之曰爾細思量惟言一悔字可能保全性命應之曰至終不改矣是時堂鼓已鳴排班侍候吆喝一聲驚天動地解至法場以劍刺首而亡首級懸竿示衆可敬路濟亞伊何人也予何人也吾人安得不以此爲鑒而效其行乎時咸豐壬戌年正月中旬七日爲主致命升天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葉先生言行考

昔黔省地疆聖教初入之時眾信被辱甚多而風波仁作之餘官府捉拘尤嚴其被入網之信明認果係天主之教而伊至官之前引誘難出悖逆之言雖死於萬苦中愈加忻喜而殞之千刀下無所怨歎似此剛勇之德必然主恩在先是以流芳百世永爲眾信之儀表揚名千秋常作吾人之美範救人靈而傷已視四海如同一體爲上主以致命曲指不啻萬千吾人宜思人生此世如夢者然倘能爲主今世受些微之苦日後在天堂享永遠之福宜效者在道光年間貢葦壩所屬觀音壩之地距邑六十里之遙有一葉姓初入聖教虔心事心在咸豐五年族內人役屢以謊言唆哎逼伊棄正從邪伊堅志不從家內人等遂起昧良之心商議各持屋中器械即將葉姓棍棒亂打後斃命於本宅後訪諸信友伊之行爲何如信人言伊在世之時熱切念經虔守規誡是此能以剛勇勝之由此觀之吾人奉教非爲世事乃爲主名斯信被家族謀害傷身不以已之昆及世之浮榮爲重而甯捨之以合主聖意此乃以順聖經之訓矣是時

雖受肉身之苦於世而今享無盡之福在天彼新奉教者尚能有此剛勇吾人不當效法乎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昔在咸豐初歲童牧閥黔省信友之時。專務引導異眾兼講數十司役往外地施葯售書代傳聖教。當是時也。曾有一劉先生者承牧之令各地施葯售書。後至一境名木老平係甕安所屬忽來一人乃筆架山史姓遂見聖教要理稍覺有味。復樂其心方購經卷以資覽閱。幸蒙神佑啟廸昏矇即依書中之規而行復挽全家老幼同奉眞主。未及數載。突遇清水教匪謀反叛逆眾地不甯官府不分邪正繳餉各官四路訪拿教友。彼時木老

平紳董承領札餉之後。即稟之於官妄控史姓亦係教匪。官閱稟後只言同流合污語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洵然哉遂率領差役往筆架山而行。即捉獲史姓送於木老平。鼓訊之餘不肯悛悔。復以石灰畫十字於場中令伊跨踏。後即獲釋放甲堅信尤不從甯死不悔。適觸官之怒。喝令提刑掌嘴後笞之無數唇齒雨分皮破血流即放釋歸家未及數日風毒竄身以此卸世升天。奇哉斯人售獲一書能入聖教及登聖域。吾人屢聞聖會之訓與經言之勸。常示我輩尤有怙終不改其惡宜當以斯

信爲鑒今後立志。或聽道理。或看善書。以此聖訓深刻於內。俾
其恆存於心。並顯於行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陳若翰及三營信人言行考

昔在道光之末蜀省范主教曾聞黔地銅仁松桃等處黑苗廣漢人稀素性朴直鑒牧趁此機會尋良策化其從正遂行文於顧德爾靈牧語彼多請明士遊方施葯教愚化賢適有陳先生入境化道不分漢苗乃視一體同仁初抵松桃有昆仲二人自少早失怙恃無人扶持眾代昆仲仰懇陳先生繼抱爲嗣出入執鞭侍候自繼之後教育甚嚴復送至省垣學習納丁書卷至要道精通蒙受聖洗取名若翰次名伯多祿不覺春秋易度公

義輒通才能兼全卽抵同治五年是時上遊各地崇正者多奈乎東西不一李牧一人閱眷難週卽派陳若翰往青菜塘帮顧信友殊不知草寇背逆擾害地方是時全家大小齊奔上營孰知草寇得勢賊風四起眾見弱不敵强俱順賊保身惟陳家院打翁寨青菜塘三營乃奉教之人常云一臣不事二主故甯死不降當是時諸賊見營堅固實難取勝卽竄鄰營素識之人詐言嗿哄云若暫降此賊亦能耕種眾信雖與鄰近往來知伊等乃口蜜腹劍者恐係妄談並未依從下山住扎在營上延至數

久未卜何日可得安甯時陳若翰即下山探訪行至山脚突被匪賊捉獲搜出納丁書一本便問道爾乃教中司鐸否曰非也因幼入堂專習納丁今予亦已貫之將來望陞司鐸矣問爾亦非是司鐸不是教首乎曰予果係天主教首爾等莫非要誅予乎但近來乃逆亂之世彼此乃父母所生他人知避予豈不知避乎倘係因予奉天主之教而傷吾身即甯死萬回予心亦必無所怨矣既欲誅予命待予祈禱獻已於主忽然雙膝跪地舉手畫十字少頃被賊匪刺亡爲明顯信德之勇去世升天時在

臘月初十日矣照范主教之意惟願昆仲將來蒙主恩招領授神品以便回里引導伊地黑家者惜乎殞命死矣黑家效此者亦幾希矣彼時營上教友見陳姓亡之命已三營驚惶寇賊急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踴至營上即戰破三營將教友齊斬一人不留其有教婦盡被懸於十字架上亂劍刺心而亡雖陳若翰及諸信人俱係陣中亡身何必敘之而其中實有別情因素賊匪與鄰營該仇視聖教特將信女效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死之故而遞之也俾有閱者無不嗟嘆惜之乎

白爾當靈牧言行考

白爾當靈牧係法蘭西亞國人。道光十三年始至川省傳信人後亦抵黔地。眷閱一次。即坡頭河是也。此地入桐梓縣所屬綦江縣之界。斯地入教已十數年。未有牧至。然考此處入教之源。即於嘉慶二十年風波四起在此之際。於綦江縣之地有一周信人。彼時教友常稱周姓爲聖人。被官府捉獲禁於綦江之獄中。時有一阮姓者係坡頭河人也。因爲素行搕索爲不義之端。亦被官府拘獲禁於綦江縣之獄。周阮二人共禁一所。自後俱受站籠之刑。時周聖人即以道理開化阮姓。輒動其心。願去舊更新而同入教。事主後獲釋回。阮姓即爲子女一并代洗。復勸一楊先生夙與之共事。亦除邪從正矣。自此周阮二信人甚屬重義。常爲往來也。然白爾當至他處眷閱之時。牧見阮信實係饑寒。遂給其銀數兩。牧曰。吾不欲異汝。還我天主後來必降福汝之生易。可以此銀而仍施給於貧人也。自領受後。阮姓以之開煙廠。果蒙主佑而成巨富矣。同治四年此牧在川省去世升天。後聞教友之言。未知確否。葬牧以後三日之內。時有百鳥

王墓上如朝拜之形也。然此阮姓爲伊地人教之始也。須黑此人風爲不善尤能從正。吾人不分何人能時與之論道其中有蒙主示何患乎。不入教而從正道耶。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劉靈牧聖名多默。生於川省曲縣之地。斯牧亦至貴州各地眷顧信友。即興義府大壩田馬鞍山坭蕩大山石阡府貴定縣。約有六七處之信人。眷閱六年。然此時風波不息。牧雖眷顧各地未能一一俱至。必語四方之信公集一所。其間有婦女嬰孩。未能同往。亦有信人因聖教不甯而遷於他地避者。然牧至何地約二三月。即旋未及久站。是故彼時信人即有冷淡而枯槁者。惟有千餘教友於黔境設有一地與宅相近時與耕種。必然富腴也。如相去甚遠。耕耨荒疎。荆莠必多塞也。但昔時川牧已呈之於宗牧云。黔省之地宜月設一鑒牧以便治理教政。則教友之信根心多堅固也。後宗牧允之。果派牧至以管治也。劉牧值風波時不捨我地。宜恆記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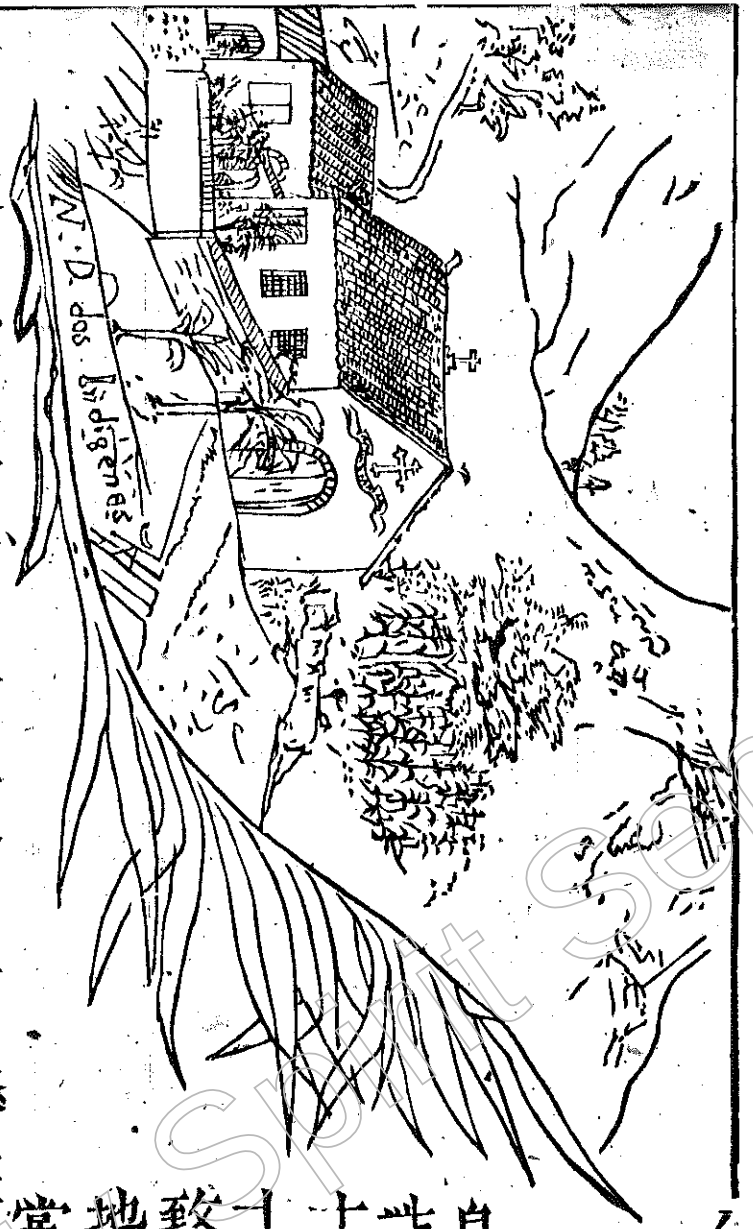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范鑒牧聖名若瑟於道光十八年之時始抵川省之地治理教政復於道光二十四年蒙選普陞川省之副主教奉令管治川東及貴州之教務道光二十七年始至黔地遵義所屬婺川之處閱眷教友因於嘉慶二十三年馬鑒牧自法國至川省途中經過貴州之地但素懸念黔信後呈之宗牧曰黔地信人須令一鑒牧月治他地宗牧即派范鑒牧至黔省馬鑒牧聞音之下復回明宗牧云予已年邁此地信人甚眾現在諸事已付於范

牧管治仰宗牧月遣他牧而至貴州也宗牧果允之即派白牧至此其牧未陞主教時亦由范鑒牧管理也於道光二十八年黔垣風波大作在垣內可敬何開枝所送之堂被官折毀范鑒牧聞之遂令四人至貴陽府處遞稟取還其基依然重建臨行時有一奧斯定楊靈牧因已眷過黔地知此境風波實勝於他處阻曰伊等不可去其四人之中有一杜姓者係新信友即應楊牧曰予不能惧死也四人即起程忽抵息峰所之地突然可敬何開枝顯現於杜信人曰不久予必來接爾同我共樂也其

後至小關處此地距可敬何開枝之墓相去不遠何聖人復顯於杜信人云今汝未幾必偕我一路也此次顯現正飲食間耳及至省垣忽沾一病同伴者欲抬伊至新川會館處以便病故杜信矢志不往伊亦知死期將至矣遂語同伴者曰伊處乃邪魔所居之地予願死之於外也杜信人正念經新主時卽去世升天矣茲錄此事爲証楊牧至黔地嘗閱而宜思念者至次年杜信有二孫遷其屍至本鄉安葬也因杜姓升天後衆信殯伊於可敬何聖人之墓相近教友爲伊念經七日求主早賜升天。然范鑒牧雖陞川省主教尤治我黔地吾人可不追思乎。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白嘉慶八年此地人教者有十数戶其日十餘人為主致命而今斯地建有聖母堂一座求聖母為致命之后保存黔疆諸信啓迪異教咸同正道矣黔疆諸証卷二十九張大鵬言行其餘白鑒牧言行見第六十二卷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白鑒牧言行考

白鑒牧聖名斯德望生於嘉慶十年法國人也道光十二年始至選羅國眷閱教友道光二十七年奉令至貴州先眷閱貴陽府三月之久而回心從正亦多因可敬何開枝所送之宅略小而鑒牧整修微大後至興義府略住一月然此地教民相安冷淡回頭及異教從正者尤多亦無阻滯即在城外買一大屋以備棲身宅後有茂竹一林即老經堂是也牧見各端情行俱猶如意牧心甚雀躍一日牧在堂論道言天堂之福伊地有一團首在外聽之有意次日即入教此信復化多人亦從正矣後牧至泥蕩眷閱而粵滇之信友不惧天氣寒冷亦至伊地求牧領聖事如此眷閱全省各地次年牧曰去歲惟有一千二百信人今春約有二千矣道光二十八年玫瑰月內風波大作省垣之堂已被雜官折毀其基賣與外教者捉獲信友多人俱受重刑此時牧在安南馬場眷閱即聞張英由省至興義府之任此人素性仇害聖教兼聞興義府老經堂處新至四牧一牧係李主教三牧係川省者白鑒牧恐張英動風波急請四牧至馬場處

諸聖瞻禮。免陷此害。次日白牧聞張英飭差至馬場捉之。白牧遂避於天生碉袁姓之宅。後在馬場捉獲信友五人。復在府城捉獲十二教友。俱受重刑。其中亦有背主者。惟王李劉三姓人係虔心教友。矢志不悔。齊加酷刑。時值寒冷。復脫其衣。各笞一百杖之。數次。其王信人忽沾重病。在大堂官令抬伊於十字上以為已踐踏之後。即釋回。然李劉二信人解回原籍途中逃脫。後白鑒牧見二人之刑痕甚重。兼聞其官凌辱天主在法堂上自踏十字。與教友亦然。如之復聞異教者屢次凌辱信人。牧曰此官如此之行。恐伊在世必遭主之罰也。次年牧在川省晉陞貴州主教之職。及至黔地。遂自寫曰。去歲黔省各地俱甚安甯事事遂意。至於今日則不然。貴陽興義之堂俱被折毀。且信人多有背主。縱有數信常受異教者之侮辱。今予雖係黔省主教。棲身之地。然已失所。但不如狡兔猶有三穴也。今者予至他地恐無一人待留也。此時白鑒牧已有悲泣之意。道光三十年。時白鑒牧偕李牧仍至興義府。在岩脚處住陳會長宅內。眷閱信人。後安李牧在此恆時眷顧。咸豐二年白鑒牧復至興義府。眷

閱咸豐三年白鑒牧蒙主恩召去世升天矣嘆昔白鑒牧初至黔地之時聖教太平信人日增即在興義購宅人人忻喜無一阻滯白鑒牧甚樂其心豈知自風波後信人已有背主者官府嚴禁異教者屢次凌辱仇視教民其堂亦被廢弛白鑒牧聞之目淚心傷輒生疎淡之意惟慮將來亦無人迎留與備宅安棲也自後白鑒牧仍至興義府處見其堂後之竹林雖被信德之仇砍除矣於今發生比前茂盛遂轉念曰吾主聖教亦有如此竹林者然值風波之餘信友多被仇害之亦有匿跡藏踪者幾如聖教絕滅矣殊知一獲風平波息信人加增較前尤多豈不聞聖經云苦迫能麼饑渴赤體能麼凶險風波聖教亦不能別離吾主耶穌也人人共曉昔白鑒牧時惟貴陽府及興義府處各有經堂一座至今日則不然興義已有二座矣一在於城內一在於城外老經堂處也以興義之屬記之則有十餘座矣以貴州全省記之則有八九十座矣即以興義屬之信人喻之不亦比昔尤眾乎由此觀之信德之仇欲絕聖教反自災其身獨不聞道光二十八年之事乎省垣折教堂之羅官後亦動主怒

被賊殺斃而興義之張英侮辱上主亦自吞金凶亡而當時興義府之民仇視信人後被粵匪全行刼掠可見欲害他人而終殃及其身也雖我黔疆數十載往往風波不息然被官府捉獲者不啻千萬信人即此册內所記有爲主受刑及致命有爲主全家流於外者有爲主遷於他鄉者如依人力視此等之形幾乎聖教必絕矣乃蒙主之恩而不惟不絕以今如昔尤爲廣揚多多矣聖經云吾主及至世末永不離聖會雖是群魔永不能勝他其斯之謂歟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